

JUN - 1 1941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認爲京誌字第三號

第一卷

第五號

# 同聲月刊

夏孫桐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蔡夫人談月色書畫篆刻潤例

畫 梅 紙 絹 每方尺十元

扇 子 畫 梅 每面十元

移拓古物文字 每面十六元

書 聯屏條幅 每尺與畫同

刻 印 石 印 每字四元

過大過小均另議

趙寶芝 張宜舟

陳獻湖 譚斐

陳道量 陳仲武

王立佛 段拭

代訂

收件處

北京後門外北官坊口十三號張寓  
南京鼓樓二條巷二十二號之一  
上海勞合路二十號姚寓

同聲月刊第一卷第五號目錄

圖畫

鄭大鶴先生遺像

劉石菴先生手書詩稿 李釋戡先生藏本

沈寐叟先生畫倚松圖 沈慈護先生藏本

王病山先生手書詩稿

論著

論古樂音階與今樂音階之比例 附琴圖 瑟圖

八代詩評續

五代詞選釋

金荃玉屑珍重閣詞話

學山詩話續

目錄

賴軒

冬士

俞階青

趙叔雍

緘齋

詞史厄談

西神

詩律與詞律

陳能羣

歌劇

雞鷹

羅士當原著 賀孟雲譯

詩詞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雙照樓詩十八首

汪兆銘

爰居閣詩五首

梁鴻志

龍顧山房詩四首

郭則澐

默園詩二首

黃懋謙

獨抱廬詩三首

今關壽

珍重閣詩六首

趙尊嶽

巽堪詩二首

蔡晉鏞

延禧室詩三首

感時百詠

今詞林

梅龕詞四首

樂靜詞四首

詞齋詞二首

爰居閣詞一首

凝碧餘音四首

柳谿長短句四首

茄菴詞二首

桐桂軒詞四首

遺著

重編海日樓詩卷三

目錄

黃孝紆

汪曾武

同聲社采輯

夏孫桐

俞陛雲

林葆恆

梁鴻志

溥儒

向迪琮

呂傳元

胡子敬

沈曾植

三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五號

大鶴山房未刊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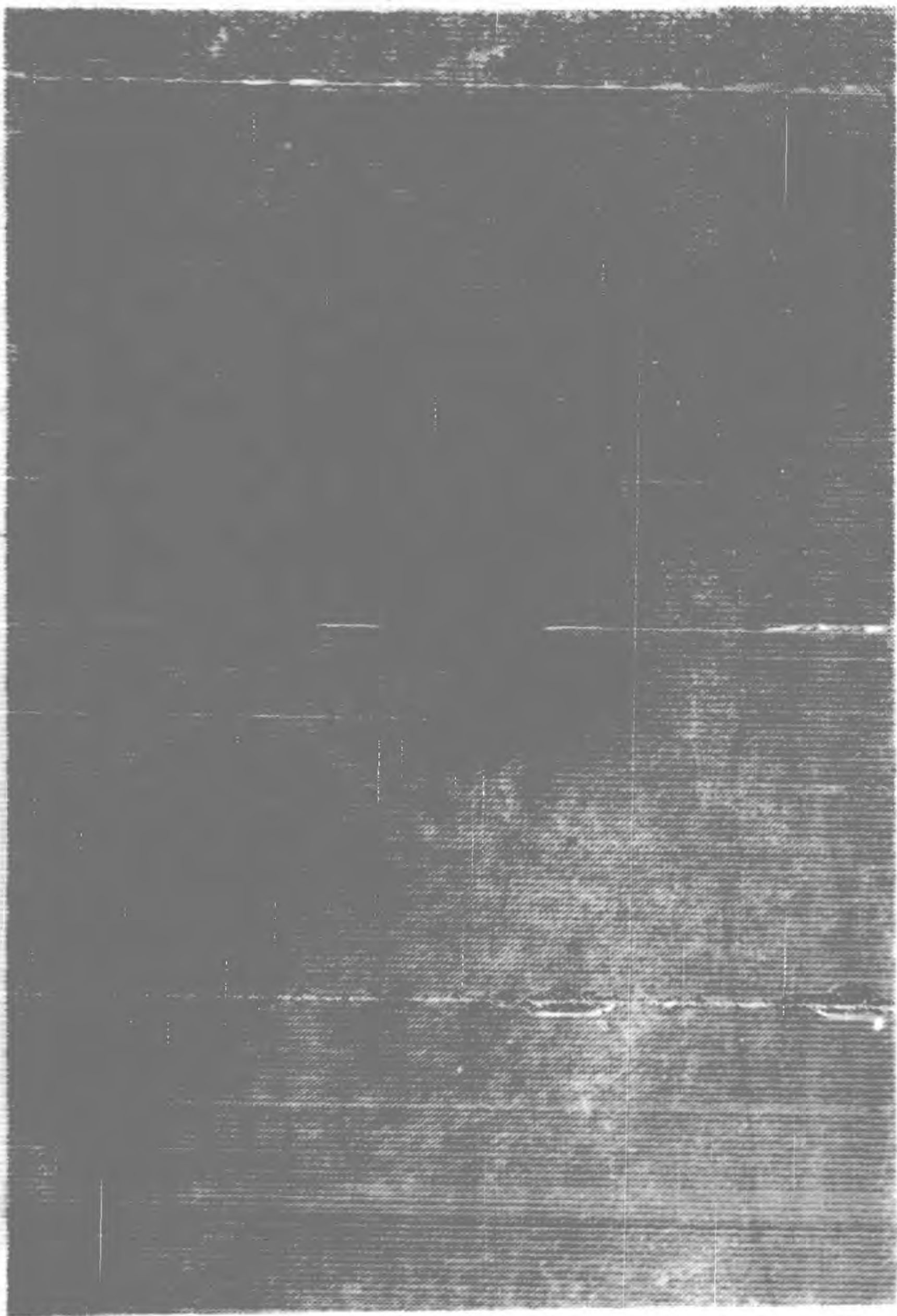
附 載

詞林近訊

四

鄭文焯

鄭大鶴（文焯）先生遺象



馮君伐後法門百像  
 業日敷未曼衍魚  
 峰嶺波浪九城春  
 烟烟出雲湧故人  
 古沈，主眼以不  
 表不死只持上藥  
 北翻還山火過  
 轉枝實鐵一  
 洪法揚若試去  
 物化是

石庵稿



沈寐叟（會植）先生畫倚松圖

沈慈護先生藏本

倚松圖

沈寐叟



沈寐叟畫倚松圖  
沈寐叟字子培  
德清人  
方身左相在徽成於古地中  
新夏夏秋觀效題

沈寐叟  
沈寐叟字子培

政事文章並絕倫  
惟減半公白角巾  
沈寐叟字子培  
沈寐叟字子培  
沈寐叟字子培

七十初度作

亂世獲苟全，囊約亦何病。吾生賴沖境，古  
人或又甚。乾坤瘡痍裏，養此星。鬚猶能  
勞筋骨，未覺厭蔬縕。所嗟塞鈍質，時邁學  
無進。於道未有聞，往哲何容責。百六數已  
極，扶沴勢益橫。驗之平陂理，終俟天人應。  
漆園喻深根，子輿設忍性。於中必有事，云  
何得其證。

潛波什

## 論古樂音階與西樂音階之比例

籟軒

中國古樂，自秦漢以來，三代之器不完，至隋唐用龜茲樂，文飾以五音十二律，而三代古樂遂盡亡。今欲尋古樂之緒於六經中，不能備具，而漢儒經說，於樂特簡，後世論樂者，祇益其糾紛而已。余今以音階之說明之，雖不免鑿空而談，其理或不悖乎。

古稱十二律，十二律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鄭康成曰，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凡樂器必以管音定律呂也。律呂爲尺度之稱，而製樂器必以管音定之。管之長短度數，又必先以律呂定之。是先有管而後可以爲諸樂器之準也。陽聲濁，陰聲清。凡定律呂，必求中聲。是陰陽二聲，皆以中聲爲準。陽之中聲爲一音階，陰之中聲爲一音階。中聲又謂之正。倍乎正者又有二音階，謂之倍。清於中聲者又有二音階，謂之清。古人但稱陰陽，稱清濁，而十二律不分爲二均。均卽古韻字十二中聲，十二清聲，謂之二均，實則已有四音階矣。加以十二倍聲，非有六音階耶。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即林鍾小呂即仲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不云六呂，云六同。先鄭謂陽律以竹，陰律以銅，則以銅釋同。後鄭不從，云此十二者，以銅爲管。六律之管，既亦以銅爲之，則不以銅釋同明矣。且呂有旅義，旅衆相從，則與同義符合，不然，則無以釋六呂之稱矣。云六同者，當是同於六律之謂，明其爲第二音階也。十二律呂有定，五音無定，旋相爲宮也。故云文之以五聲。

古樂惟竽之音階有六。竽三十六簧，六六三十六也。詩書所載，有笙無竽。惟見禮記月令及周禮笙師。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是竽備六音階，笙則祇備二音階。其一簧，猶琴之有十三徽，其一徽爲閏，瑟之有二十五絃，其一絃爲極清絃也。簫、據爾雅大簫二十三管，小簫十六管。二十三管者，具四音階，而應鍾半聲不用，故缺其一也。十六管者，具六律六呂，加四清聲，猶

之編鍾編磬也。編鍾編磬，皆一簋十六。清應撝謙古樂書云，四清聲，爲大呂半，夾鍾半，仲呂半，黃鍾變半。元熊朋來瑟譜，則以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爲四清。熊氏所據，唐宋以來之說也。予按周禮小胥疏解鄭注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簋云，鄭必知十六枚在一簋者，按左氏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衆仲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爲數。樂懸之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爲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箭，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氣，故以十六爲數也。是以淮南子云，樂生於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也。賈疏所言，實爲未得鄭義。鄭云二八，當以六律加二清爲八，六呂加二清爲八。黃鍾太簇，律之二清也。大呂夾鍾，呂之二清也。則熊氏所據爲是，不必如應氏之說也。應氏作六十聲圖，十二律加四清聲，云六十聲用十六律，用鍾磬皆十六。按左氏載鄭人賂晉女樂二八。鄭康成釋周禮，謂鍾磬十六爲一堵。後世儒者以漢犍爲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於是多宗鄭說，用四清聲，以謂夷南無應四宮管短，則減

黃大太夾四管之半而應之，樂音諧矣。故宋以十二枚爲正鍾，四枚爲清鐘。朱蔡二師以十二律皆有清聲，不從其說。以愚論之，四清之樂，未爲非古，而先儒不知生律之法，十二律皆有清聲，然非章韶之舊。春秋歌南雅，皆用古音，歌頌、始用大武七律，以三分損益爲旋宮。知此二者，則並行不悖矣。予案大武七律，以琴言也。古樂惟四清及變宮變徵爲後世所推演，六經不言，遂爲後世所聚訟。今若去四清，則無以解十六之數，若去二變，則無以解琴之七絃，是經雖不言，而古樂器之數則在。舜琴五絃。七絃者，隋志謂文王加二絃，曰少宮少商。徐景安謂文王加一絃，武王加一絃。此據戰國時之說據周禮小胥疏云，左昭二十年，晏子云，六律七音。服注云，七律爲七器，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大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則是漢人已有此說也。合之四清聲，爲六清聲矣。應氏曰，據景王問律於伶州鳩，州鳩答以武王伐紂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星在天龍。自鶉及駟，七列也。鶉火天龍，南北之揆，七同也。武王欲

合而用之，於是乎有七律。蓋天龍律中黃鍾，鶉火律中蕤賓。自黃鍾至蕤賓，以子迄午，相去七律，遂用七音。其奏音之次，宮徵商羽角五音之外，重用二音，則爲變宮變徵。二變之爲變音，猶十二變之爲變律也。州鳩雖未識聖人用樂之微，然由州鳩之言，則知作樂者六代，惟周有七音，雖文王南籥不用也，惟大武有之耳。戰國時有謂加文武二絃者臆說也。孔子稱樂則韶舞，舜鼓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蔡氏謂有五音，無二變，不可以成樂，亦臆說也。周樂七音律遠，未免蹈厲，而韶止五音，律近尤和。熊朋來論瑟，謂鼓瑟比之琴，絃繁而法簡。四清以右手獨彈，聲貴自然中節，不假弄手取聲。四清者，律呂之餘聲。范蜀公李照陳暘之言樂，蓋力排之。惟瑟有十二清絃，而四清在其中，不必去之，而亦不使儕於正律，故右手專彈之。右手用力取聲，如其音，惟正律清中雙彈。瑟之清絃，至應鍾清而止，則黃鍾大呂太簇夾鐘四清，不得獨高。但雙彈清中相和，高而不亢。四清以一手取聲，卽胡定安減其圍徑之意，不使與正律相混雜。六律之有四清，猶五聲之有二變。不

起宮調，四清不亂正律，此所以爲雅樂也。據熊氏之說，則四清二變，又宜記於音階之外，乃特殊者也。

琴十三徽，一徽爲閏，不用。其十二徽，每絃按徽均有十二律呂中清二均（後附圖依應氏所改定）是琴有四音階也。瑟二十五絃，中絃爲極清絃，不用。其十二絃爲律呂中聲，十二絃爲律呂清聲，（後附圖依熊氏所定）是瑟有四音階也。

熊氏曰，古者歌詩必以瑟，論語三言瑟而不言琴，儀禮鄉飲鄉射大射燕禮，堂上之樂，惟瑟而已。應氏曰，琴、世多好之，然去古音不啻天壤。至於瑟、鮮有知者。大瑟罕用，其法不存，殆廟樂乎，小瑟、其燕享所通用乎。二十三絃者，應鍾不用半也。二十五絃者，舊謂十二中聲，十二清聲，一爲君絃，不用。熊氏謂之極清絃。

余以意推之，瑟、密也，法于琴爲尤密。琴以五音七音爲經，而以二十四律爲緯，瑟以二十四律爲經，而以五音七音爲緯，其理一也。一爲君絃者，卽如京房法，下畫分寸，以爲衆律清濁之準也。予案古者升歌則堂上用瑟，堂下則用管。



予意瑟之重，猶西樂之鋼琴，管之重，猶西樂之梵烏林也。

按西樂以六字定位，曰烏、勒、鳴、乏、朔、拉，後又於第七音增一犀字。每音階六字，閒一犀音，而有八形號，紀樂音之度。全度之上，長而緩者爲三，全度之下，短而速者爲四，並全度爲八。其全度中分。自此而上，則爲全度之倍，名曰緩分。自此而上，則又爲緩分之倍，名曰長分。自此而上，則復爲長分之倍，名曰倍長分。自中分而下，則爲全度之半，名曰半分。自此而下，則又爲半分之半，名曰小分。自此而下，則又爲小分之半，名曰速分。自此而下，則復爲速分之半，名曰最速分。倍長形號，音節極長，人聲斷不能及。管樂中設法用之，或可以及，然不過以備一種，要無此等曲也。其長形號，人聲亦不能及，管樂則能及之。其緩形號，人聲固能及，然用於人聲者少，而用於樂之終者多。以上三形號，可用於下落之調，不可用於上起之調。蓋音長而上起，樂聲尙不能及，况人聲耶。其中形號，於人聲爲中分，而於樂聲則爲緩分。其半形號，用於人聲

，雖比中分稍速，而用於樂音，則爲適中。故凡度曲，用此形號者最多。此二形號，不拘下落上起之調皆可用，故謂之中聲焉。其小形號，用於人聲爲稍速，而於樂音則猶謂之中分。其速形號，於樂音爲稍速，而於人聲則爲極速。其最速形號，則音節極促，樂音或能如之，而人聲斷不能及。此三形號，用於上起之調則可，用於下落之調則不可。蓋高則宛轉成調，下則曲奏難成，故謂之高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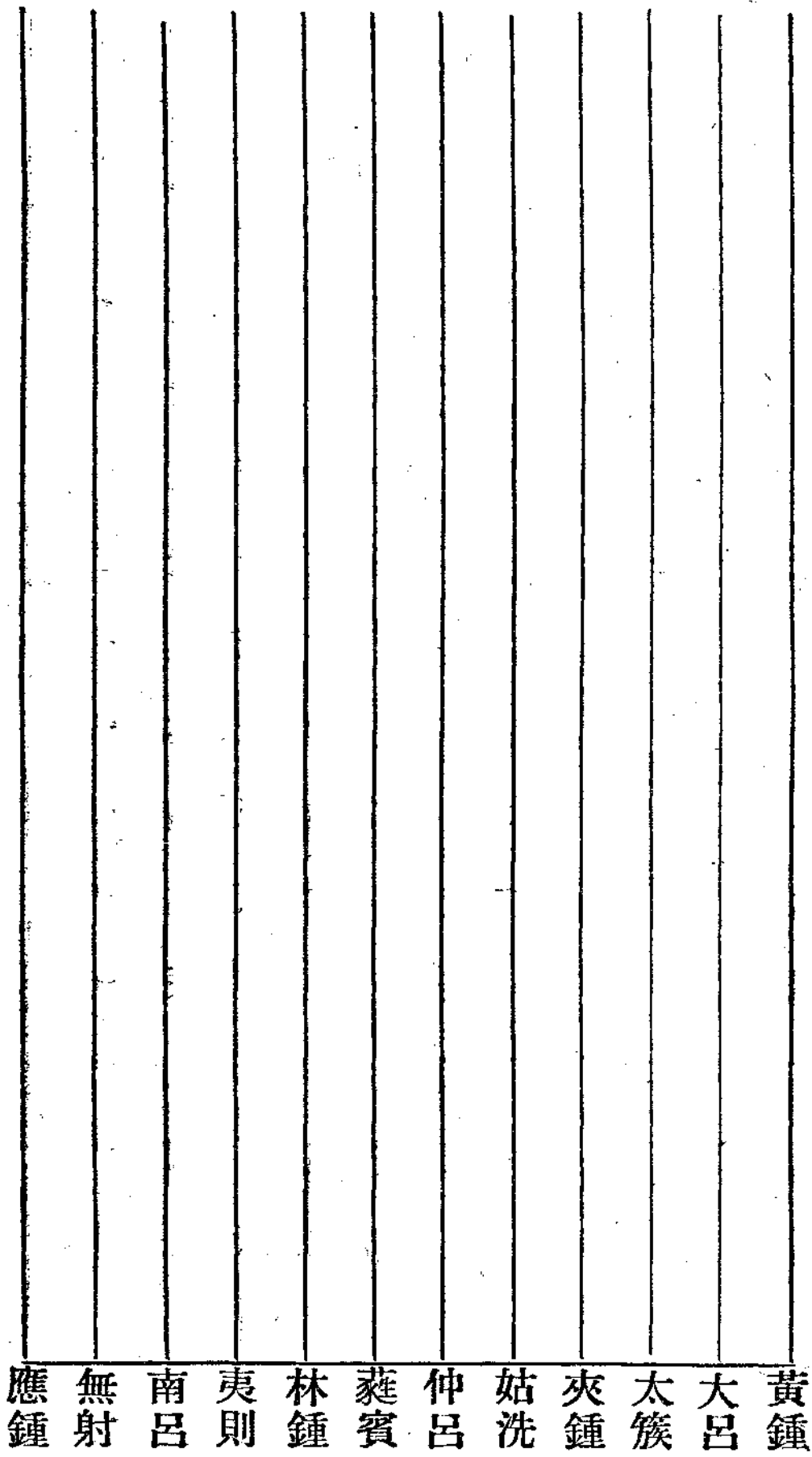
以上錄自清文獻通考 據此，則西樂有八音階，比之中國古樂之竽，多二音階，比之琴瑟，多四音階。然人聲與相及者，爲緩形號、中形號、半形號、小形號、速形號，凡五音階。是則以古樂音階與之相比，亦相去未遠，而古樂音階，多於隋唐後中國所用之樂，則較然明顯矣。

附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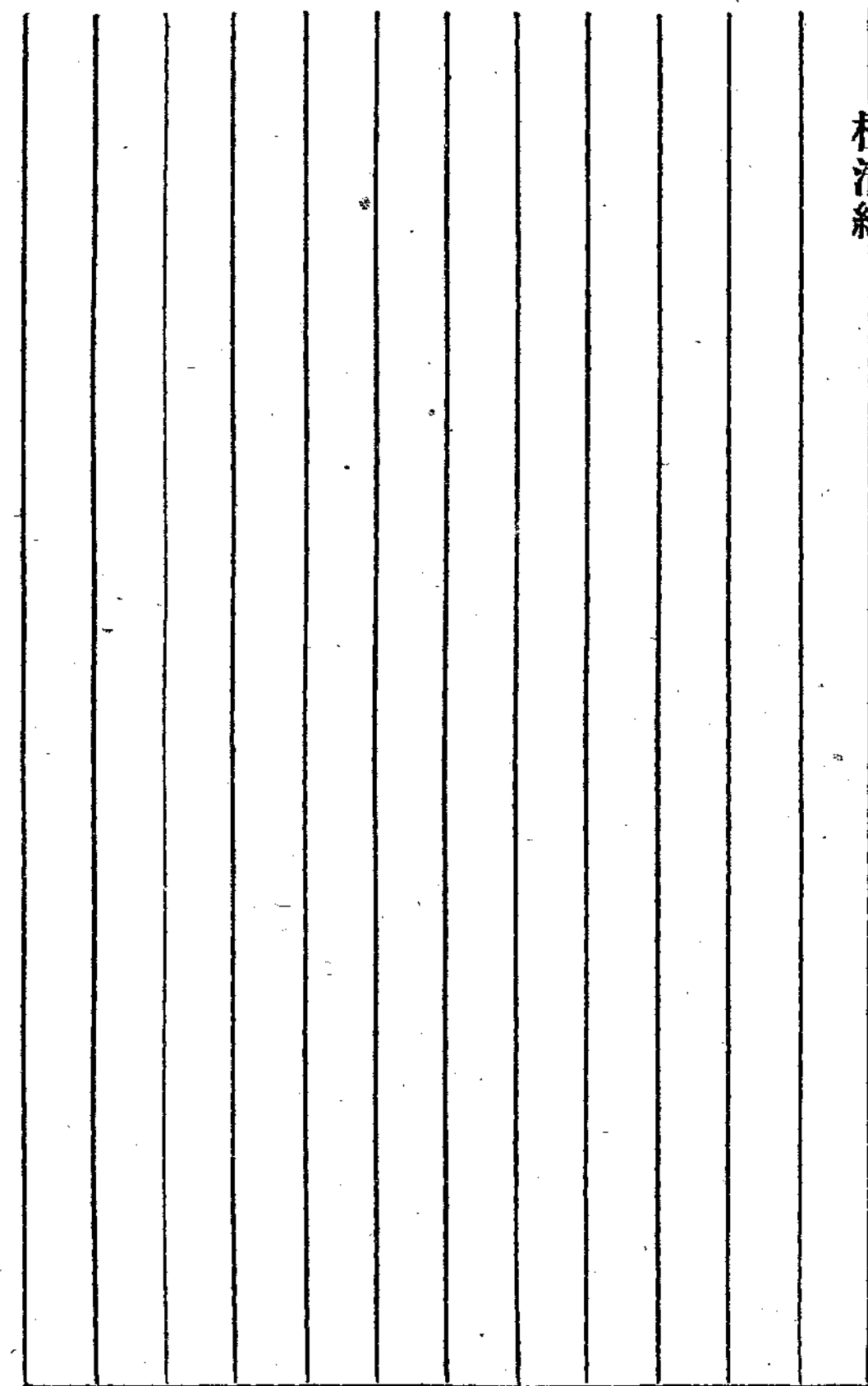
圖 琴

應	應	無	南	夷	清	姑	林	黃	清
鍾	無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林	南	清	夷	清	清	姑	清	夷	清
鍾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姑	林	清	夷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洗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黃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鍾	大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太	太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猴	夷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蕤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賓	大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南	仲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呂	無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瑟圖



極清絃



黃鍾清  
大呂清  
太簇清  
夾鍾清  
姑洗清  
仲呂清  
蕤賓清  
林鍾清  
夷則清  
南呂清  
無射清  
應鍾清

忍寒漫錄 五

籀公

往年讀上元宗原翰水雲樓詞續跋，有一婉君亦以死殉鹿潭；瀕死，向陳百生再拜乞佳傳一之語，因徧求陳傳不可得。頃偶於冷攤見陳百生遺集四卷，亟購歸讀之。泰興朱銘盤爲撰序及墓表，略稱：「廬江吳武壯公，嘉君之文，以贖贈之費，命予爲刊布之。君家在東臺，去吾縣幾二百里，家又無張戶之子，久不相通問，獨其詩日陳於予前，時時得諷誦之一。此遺集四卷，爲著易堂仿聚珍版印，僅存其詩，所爲婉君傳，殆不可復見矣。百生名寶，東臺人，同治辛未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以光緒四年八月十七日，卒於京師館舍，年四十有二。予以鹿潭故，求百生文不得，乃得讀其詩，亦在沈埋幽翳中，然則百生翻藉鹿潭以傳矣。集中有哭蔣鹿潭詩四首，亟爲錄出，以供讀蔣詞者之參稽焉。」

哭蔣鹿潭 拾橡逢狙怒，乘軒爲鶴謀。一身成長物，無處著扁舟。湖海幾人識，水雲餘此樓。冷楓江上淚，多事又千秋。瀟湘津亭暮，筮篋最可哀。青山吳市鋪，白酒未陽杯。斷送嗟何計，牢愁政爲才。衆人方笑汝，魂在莫歸來。切切琵琶語，勞勞燕子家。三生空夢裏，半照忽天涯。螺黛貧先減，鸚裘冷更賒。小紅原未嫁，何處馬騰花。江寒雨雪多，獨夜鬢須皤。別路疑吳楚，悲心雜嘯歌。宦餘差結客，情至倦驅魔。何日要離冢，呼君出女羅。

## 八代詩評續

冬士

晉書樂志曰：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維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污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又云，荀勗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勗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已，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勗旣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聲。會勗薨，未竟其業。元康二年，詔其子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宋書樂志曰，江左初立宗廟，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

樂，猶有未備。明帝太甯末，又詔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太樂官，鳩習遺逸，而尙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鐘磬，事未竟而勗薨。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黃門侍郎蕃，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爲荊州，與謝尙共爲朝廷修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晉氏之亂也，樂人悉沒戎虜。及胡亡，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尙時爲尙書僕射，因之以具鐘磬。太元中，破符堅，又獲樂工揚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據此、漢魏樂器，經荀勗作新笛律修正，其子蕃成父之業，駸駸乎復古矣。遭亂而荀氏所作樂器亡。江左庾亮謝尙所修金石之樂，至在庫朽壞。孝武帝時，四廂金石始備，而其後謝尙所具，得之鄴下樂人，太元中所備，得之樂工揚蜀等，恐非復荀氏所修正之器也。考宋書律志云，黃鐘廂笛，晉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減爲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減五分，爲三尺六寸五分。注云，列和云，東廂長笛四



尺二寸也。太簇廂笛，晉時三尺七寸，宗之減爲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爲三尺二寸六分。姑洗廂笛，晉時三尺五寸，宗之減爲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爲二尺九寸二分。蕤賓廂笛，晉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爲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爲二尺五寸八分。此所載晉四廂笛，卽樂志所言太元中破符堅後四廂金石始備也。宋所得於晉者此耳。律志載勗所造黃鐘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太簇之笛，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姑洗之笛，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蕤賓之笛，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奇。以此證之，非復勗所造明甚。而列和對辭，言太樂東廂長笛正聲，長四尺二寸，是勗未造笛以前之器。宋所得於晉者爲三尺八寸，則又非晉初之器，直是太元中所具，又甚明顯。

宋書律志又載荀勗奏校試笛律。勗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可以爲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

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韻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爲能盡名其宮商角徵不？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尙方笛工，依案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韻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據此、知漢魏以來所用樂器，

非能合於周制，而樂人且不復知律呂之義，列和所言，直接道破，可發一噱。

宋書律志又載荀勗言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始。周禮載六律六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劉歆班固纂律歷志，亦紀十二律。唯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亡。蔡邕雖追古作，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以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律志並論京房六十律，謂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於南事，爲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疏。是則京房六十律，不惟無施於樂，且於歷法亦未準矣。

晉世郊廟樂章，傅玄作二十一篇，三言者二，雜言者一，餘皆四言。玄又作宣武舞歌四篇，四言者一，雜言者三。宣文舞歌二篇，皆雜言。又作四廟樂歌三篇，皆四言。又作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皆四言。又作鼓吹歌曲二十二篇，三言者一，五言者二，餘皆雜言。荀勗作四廟樂歌十七篇，四言者十六，雜言者一。

又作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皆四言。張華作四廂樂歌十六篇，四言者五，三言者二，餘皆雜言。又作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皆四言。又作冬至初歲小會歌一篇，宴會歌一篇，皆四言。又作命將出征歌，勞還師歌，中宮所歌，宗親會歌各一篇，皆五言。成公綏作四廂歌十六篇，四言者四，三言者三，餘皆雜言。江左宗廟歌十三篇，王珣作二篇。餘皆曹毗作，雜言者一，餘皆四言。按歌詩用四言，其體典重，不失雅頌之意。若文句長短不齊，出於漢世，歌於廟堂，已與四言有雅鄭之別。然論漢世文辭，真而不僞。雖非宜歌於廟堂之辭，而其辭采古茂，晉人所不能及。晉世四言，究不脫模倣之迹，典重則有之，真摯則未也。

晉世鞞舞歌詩五篇，鐸舞歌詩二篇，宋書樂志不著作者名氏，南齊書以爲傅玄作。又有拂舞歌詩五篇，其碣石篇乃魏武之詞，淮南王篇乃漢人詞。又有杯槃舞歌詩一篇，巾舞歌詩一篇，宋書樂志亦皆不著作者名氏。其鐸舞歌第一曰聖人制禮樂篇，及巾舞歌詩，皆聲辭豔相雜，不可句讀。察其辭，鞞舞歌、鐸舞歌、

卽非傅玄當是文人所作。鐸舞歌以下，或皆樂人所改作。以南齊書樂志所載比對，齊世所用，皆襲晉辭改作，可以悟矣。拂舞歌白鳩篇，南齊祇用晉曲首四句，云右一曲，舞敍云，白符或云白符鳩舞，出江南，吳人所造。其辭意言患孫皓虐政，慕政化也。其詩本云，平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白者、金行、符、合也、鳩、亦合也。符鳩雖異，其義是同。濟濟篇亦祇用晉曲首四句，而云濟濟舞歌六解，此是最後一解。獨祿篇亦祇用晉曲首四句，云右一曲，晉獨鹿舞歌六解，此是前一解。古辭明君曲後云，勇安樂無慈，不問清與濁。清與無時濁，邪交與獨祿。伎錄云，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尙可，貪污殺我。晉歌爲鹿字，古通用也。疑是風刺之詞。碣石篇祇用晉曲首十四句，云右一曲，魏武帝辭，晉以爲碣石晉歌詩四章，此是中一章。淮南王篇祇用晉曲首三句及中四句，云右一曲，晉淮南王舞歌六解，前是第一，後是第五。予案勇安樂無慈四句，卽晉鞞舞歌明君篇，偏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僞罔時主，養交以持祿四句也。原辭

固已不佳，而經樂人改竄，遂益不可解矣。又杯槃舞歌，齊改爲齊世昌辭，亦祇用晉辭六句，而有改易，云右一曲，晉杯槃舞歌十解，第三解云，舞杯槃，何翩翻，舉座翻覆壽萬年。干寶云，太康中有此舞，杯槃翻覆，至危之像，言晉世之士，苟貪飲食，智不及遠。其第一解首句云晉世甯，宋改爲宋世甯，惡其杯槃翻覆辭，不復取。齊改爲齊世昌，餘辭同後一。又巾舞歌亦祇取數句，云右一曲，晉公莫舞歌二十章，無定句，前是第一解，後是第十九二十解，雜有三句，並不可曉解。建武初，明帝奏樂至此曲，言似是永明樂，流涕憶世祖云。

晉書樂志云，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據此、胡樂入中國，自漢武帝時始。延年因之以造新聲

，帝以爲武樂者，又非饒歌二十三曲。漢十曲今亡，而黃覃子，赤之楊，後世更未有作者。

子夜歌、鳳將雛、前溪歌、阿子及懽聞歌、團扇歌、長史變、吳歌雜曲也。晉書樂志云，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旣而被之管絃。又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今考郭樂府所載，子夜歌四十二首，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又有上聲歌八首，皆云晉宋齊辭。孰爲晉辭，不能分析。皆爲五絕。唐代曲辭入樂者，多爲五七絕，其後演而爲詞體，是詞體之源，出於吳歌雜曲也。五絕體、西晉前罕見。五言歌詩，以四句爲一解者，其音節亦不同。郭樂府云，宋書樂志曰，六變諸曲，皆因事制歌。古今樂錄曰，子夜變歌，前作持子送，後作歡娛我送。子夜警歌無送聲，仍作變，故呼爲變頭，謂六變之首也。又引古今樂錄曰，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歡聞不，不以爲送樂，後因此爲樂名。今世用莎持乙子代之，語稍訛異也。歡聞變

歌者，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子汝聞不，聲既悽苦，因以名之。此類歌於原辭之外，加以和語，正漸開詞體中竹枝采蓮子之先也。

漢以前，凡歌行體，無不被之管絃者。建安以來，聲詩始判。劉彥和云，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管絃，俗稱乖調，蓋未思也。紀昀曰，唐人用樂府古題，及自立新題者，皆所謂無詔伶人。此說甚是。觀陳思所作，入樂者不過數篇。晉以來則直以爲詩中之歌行體耳，未以爲樂辭也，蓋不自唐始矣。宋書樂志所載相和、平調、清調、瑟調、大曲、楚調五類，止於魏，未有晉人所作。而江左吳歌雜曲，悉爲淫豔之辭，辭體亦判然不同。宋志但存其說，不復存其辭。及後魏乃並所遺漢魏舊曲，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統謂之清商樂



矣。讀樂辭者，當知漢魏是一界，晉以後是一界。

劉彥和云，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縉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士，崇盛忘機之談，袁孫而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鍾嶸詩品亦云，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踪，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按劉鍾所評略同，拆衷情文，

裁量事代，亦云允當。然晉末陶謝分庭，爲後來詩家所祖。遺陶不稱，竊所未解。且魏末晉初，阮籍實爲之冠，不當以陸爲首。安仁景陽，亦各有未足。孫興公云。陸深而蕪，潘淺而淨。詩緣情而綺靡，病所以流於蕪也。篇中累句，皆綺靡所爲也。宋嚴羽滄浪詩評云，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古詩鏡云，張協雜詩，工爲擬議，然無遠體遠情。如阮籍一二語，便開蹕無垠矣。又云，陸士衡挽歌三首，長哭大痛，然而不悲，無情故也。凡過飾則損真，好盡則傷雅，故道貴中屬，詩歸風雅。諸說雖由各人所見不同，平情而論，阮高於陸遠矣。

鐘嶸詩品云，張茂先詩，其體華豔，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爾。予案史稱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溫字正是華詩確評。又稱阮籍見其鷦鷯賦，歎爲王佐之才。又稱其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自是新朝宰相氣度，不當

徒與文人並論也。沈德潛謂其筆力不高，少凌空矯捷之氣，亦是成見所蔽。華勵志詩，能以義理形之聲韻以自振，豈徒妍冶。晉初若傅玄，玄子咸，大率類此。史稱玄善屬文，解鐘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咸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諫。庾純嘗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蓋性之寬勁雖不同，而皆有名臣之風也。

二陸潘張，實開唐派。鐘嶸謂陸機詩云，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但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饜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予案晉書機本傳，稱張華嘗謂機，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才多爲患，固非佳語。雲傳則云，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是史臣於機亦未盡滿也。唐之太宗，稱機詞深而雅，義博而顯，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推許特過。一代王言，遂開風氣，史臣雖有異議，而莫敢顯言矣。沈德潛謂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筆又不足以舉之，遂開出排偶一家，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氣，不復存矣。降及梁陳，專工

對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士衡爲之濫觴。此論亦殊偏矯。詩有單氣雙氣。單氣孤行，不足以盡文章之變。排偶出之自然，而雙氣兼行，始益深厚。如德潛之論，以病後之學陸者猶可。以陸機之才，而謂胸少慧珠，筆不能舉，則誠不知陸也。

潘陸並名，而潘岳詩品，在陸機之下，則爲定論。晉書岳本傳結論，謂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擬岳於賈誼，以哀詞當政範，可謂不倫。至以其弟尼爲玉質金相，而惜岳之文行不符，則論人而非論文也。尼才究遜於岳。

史稱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然張協詩少病累，鍊不傷氣，迥警絕人，開鮑明遠一派。唐人之學此派者，正高出於學潘陸者之上。三張並名，鐘嶸以協爲上，不誣也。

鐘嶸謂左思詩，野於陸機，深於潘岳。予按晉書思本傳，稱其辭藻壯麗。壯

字自是太冲詩確評，不得謂之野。太冲筆力雄厚，自鑄偉詞，績學亦過於潘陸。張華見其三都賦，歎爲班張之流，云使讀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此二語正可移作詩評。方其作三都賦，陸機譏笑之，及賦成而機擱筆。相伏如此，豈下於機者哉。

晉書郭璞傳，稱璞詞賦爲中興之冠。劉琨傳則但稱琨預石崇金谷澗中文詠，頗爲當時所許。而鍾嶸品璞詩，謂其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游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品琨詩，謂其原出王粲，善爲悽戾之辭，自有清拔之氣。琨旣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述喪亂，多感恨之辭。予案鍾嶸所推源出於何人，實甚迂闊無當。以璞詩憲章潘岳，尤無說也。劉熙載云，劉越石詩，定亂扶衰之志。郭景純詩，除殘去穢之情。第以清剛雋上目之，殆猶未盡厥蘊。又云，嵇叔夜、郭景純、皆亮節之士，雖秋胡行貴玄默之致，游仙詩假棲遯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乃知識曲，宜聽其真

也。沈德潛亦云，游仙詩本有托而言，坎凜詠懷，其本旨也。鍾嶸少其列仙之趣，謬矣。其言甚是。

詩至陶謝，境界又一變矣。永嘉以來之詩，崇尚玄風，平淡無味。陶詩特造平淡境界，故當時尚不以爲重，鍾嶸至列之中品。夫陶潛平淡，固與玄風不同，乃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而造斯境。陶謝用理語，亦各有勝境，非若孫綽許詢桓庾諸公之乏理趣耳。杜工部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蓋至唐而陶謝始並稱矣。若其當時，但有顏謝之目。顏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蓋雖並名，而識者已判其高下。藝苑卮言曰，顏延之創撰整嚴，而斧鑿時露，其才大不勝學，豈惟惠休之評，視謝靈運殆更霄壤。劉熙載曰，謝才顏學，謝奇顏法，陶則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爲尤上。沈德潛云，謝靈運經營慘淡，鉤深索隱，而一歸自然，山水閒適，時遇理趣，匠心獨運，少規往則，建安諸公，都非所屑，況士衡以下。

陶潛清遠閒放，是其本色，而其中自有一段淵深朴茂不可幾及處。其言皆當。蓋皆貴出自然，所以陶謝並目，爲千古所不能易者。

鍾嶸曰，謝靈運詩，雜有景陽之體，故尙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慮。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日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閒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是以謝爲繁蕪，或乃當時之語，非嶸所言。至其論陶曰，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悵，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其言雖亦推重，然終未爲知陶，殊多隔膜，陶詩豈屑爲風華清靡者耶。蓋晉宋之際。風氣正趨於不振，而淫靡相尙。嶸所重者在麗典新聲，風華清靡而已，直是就時尙所趨立論耳。

陶謝詩在當時獨立於風氣之外。謝稍與時爲近，故猶與顏鮑並論。陶則無與

抗行者，僅被目爲隱者之詩。而歷宋齊梁陳隋，文章道弊，幾數百年，陶之不顯宜矣。唐盧藏用序陳子昂詩云，宋齊以來，顛頽透迤，陵頽流靡，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子昂於修竹篇序亦自道之云，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透迤頽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蓋宋齊以後，直至唐陳子昂，始患其弊。及王孟韋柳出，陶謝之詩始昌，

王闔運八代詩選眉批摘錄於下。（張華）（輕薄篇）詩兼敷敘者，蓋如賦中用難字堆餽，自是古法。觀子建諸長篇可知。後來韓愈則拗而失度，李賀等則澀而傷氣，均不可以此例之。（絕纓尙不尤二句）亦所謂曲終奏雅。（末四句）曲折頓挫。予案此說未盡然。韓詩長篇正學漢賦，喜以雙聲疊韻，助其鏗鏘鼓舞之聲。蓋音節至唐乃一變，非拗也。李賀輩則選辭特新，力避熟徑



，非澀也。然長篇數敘，祇可偶一爲之。篇篇如此，無論學魏晉，學唐人，皆令人生厭。（博陵王宮俠曲）清勁。漁獵不能自存，故爲盜俠，言其窮而逸法也。才人往往如此。（游獵篇）樂府作五言體，又有二派，一鋪張，一質直也。此與陳思諸篇，皆鋪張一派，選此存備古式而已。（壯士篇）（壯士懷憤激二句）與窮令壯士激，同一句調。（答何劭）（第一首）寬和。（第三首）局度自然，屬寄在目。（情詩）（第一首）寬和。（第二首）華而不高，其纖麗之宗歟。（第三首）輕袞句淒涼如畫。（第五首）巢居二句，選言不妍，始知枯桑二語之妙。結二句則新意苦語也。所謂昔者常相見，邈若胡與秦。又俚語云，新昏不如遠別。皆此意也。（雜詩）（第一首）寬和。司空琢句，往往近唐人，如死聞俠骨香，朱火青無光，是也。（第二首）寬和。秀媚絕倫。（第三首）寬和。（成公綏）（中宮詩）質直。（傅玄）（惟漢行）鶉觚詩使氣放言，而老筆足以制之，

故無明遠紅紫之誚，蓋鮑勁而傅博也。（豔歌行）質直。末二句迂重出奇趣。（長歌行）寬和。末言當惜才也。（豫章行苦相篇）樂府。苦相相字去聲，今俗語猶然。（跪拜無復數二句）敘俗事，稍近鄙矣。不嫌者，以其拙也。（和秋胡行）樂府。以四海喻憂，言大而奇。（精誠馳萬里二句）回斡得好，他人不能。（飲馬長城窟行）宛轉妙絕。休奔再仕再已，多家居懷主之思。（放歌行）（高樹來悲風二句）令人悚然。（怨歌行朝時篇）清勁。太白多學此音調。（秋蘭篇）寬和。婉戀搖曳。（明月篇）寬和。首四句不貫，蓋用樂府法。（雜詩）（第二首）首四句似小派，然語自佳，度亦勝。（傅威）（贈何劭王濟）寬和。少陵別韋左丞詩，全仿此而遠不及。（棗據）（雜詩）奉使而怨路長，甚難著詞。既懼非所任二句，回互入妙。（劉伶）（北芒客舍詩）寬和。鍊字亦近唐人。響逸氣豪，有不衫不履之態。（司馬彪）（贈山濤）寬和。

（雜詩）清勁。末蕭蕭淒遠。（何劭）（贈張華）寬和。（游仙詩）寬和。（雜詩）寬和。超空而來。（王浚）（從幸洛水餞王公歸國詩）寬和。大題目典重而不滯。（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此蓋爲齊王罔而作。朝輝喻王，妖麗指八王也。清顏以下，喻罔以名王子但美其儀服，矜名自炫。春服旣成，指其專政。風雲會遇，王室多故。七盤喻高危。隨顏變，無定源，言罔並無定國之才也。良可嘆，知其必敗矣。（挽歌）（第三首）側聽陰溝湧二句，是仰臥壙中光景。此開中唐派。（長歌行）全以跌宕取致，不使氣直，結乃以超妙出之。（君子行）禍福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己所招致，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口所求，故受之可爲歡也。語見莊子。近火固宜熱，出論衡。撥蜂，孝子伯奇事。拾塵，陳蔡事，出呂覽。朗鑒豈遠假，出申鑒。取之在傾冠，出抱朴子。（苦寒行）寬和。（豫章行）寬和。言薄暮已足悲，曷爲復離別乎。曾是當此而不懷苦心耶。人生有遠節者，嬰外物之累，

凄然近與親別，情則宜深也。（長安有狹邪行）寬和。末言進取殊途，富貴同津也。（塘上行）寬和。末小弁卒章之意也。（折揚柳）詩葛藟，施於條枚。言子孫因祖父之功。升龍，蓋言已興者不再也。然未詳其故實。（飲馬長城窟行）首二句是律詩佳起。先鳴，言必勝也。用左氏傳語。薄微二字精峭。（門有車馬客行）寬和。（班婕妤）織肇。（從軍行）寬和。（悲哉行）清勁。（前緩聲歌）舉字得御風之神。（贈馮文罌）寬和。朔塗荒曠，以迴深二字寫之，愈覺驚心。（於承明作與弟士龍）寬和。結似促。（答張士然）寬和。余固水鄉士二句，橫嶺過峯。（爲陸思遠婦作）寬和。情景畢附。（爲周夫人贈車騎）五言作樂府體。士衡詩如此朴者甚少。男兒多遠志二句，亦君亮孰高節，賤妾亦何爲之意，而出語稍少態。（赴洛）（第一首）寬和。緩緩而來，仍無懈處，層層凝鍊，卻饒寬局，是陸詩獨絕處。此篇尤易尋其妙。（第二首）寬和。

（赴洛道中作）（第一首）寬和。（第二首）清勁。此篇勁急警動。夜中悲風，以爲大雨至矣。及仰望俯視，明月高懸，北中每多此境，南人賦之，始覺淒亮入妙。（擬行行重行行）寬和。陸擬詩，面貌雖間有研鍊華肇之處，而氣骨直與古作契合，須觀其鋪敘中有回復，整密中有疏宕，每出兩句，皆苦心有得處。（擬今日良宴會）似魏文帝。（擬迢迢牽牛星）華容二句新語。（擬青青河畔草）本刺浮薄之大臣，而陸反之以貞信。結健而婉。（擬明月何皎皎）遂爲詠月絕調。（擬青青陵上柏）士衡恃其門胄。故云飛轡遠游，非原詩駑馬游戲之意。（擬東城一何高）詠露若此，亦是一奇。古作有擇主之思，此云曷爲牽事務，反其義矣。（擬西北有高樓）寬和。（擬庭中有奇樹）古詩難擬在澹，此芳草久已茂四句，愈澹愈秀，是神來之筆。（招隱詩）高華。附赴二字，他人百思不能下，足令江山俱響。（園葵詩）（第一首）寬和。（尸鄉亭）荒寂如見。（陸雲）（爲顧彥

先贈婦往返）（第一首）寬和。（第二首）寬和。（潘岳）（金谷

集作詩）寬和。此詩徒作富貴語，了無情致。（河陽縣作）（第一首）

寬和。卑高亦何常四句，沈鬱頓挫，自居小人，尤爲憤激。登城眷南顧以下

，局勢寬而氣機道，良由波折入妙。綃韻以韻生色，如云飄風吹我衿，便減味

矣。颺韻開韓愈一派。齊都，卽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稱焉。（第二

首）曲蓬何以直四句，亦是以何以竟何等字，跌宕出姿。二詩皆押強韻，然

有避熟之巧，無矜才之弊。（在懷縣作）（第一首）寬和。（第二首）

信美非吾土四句連下，遂覺悠然深遠。（內顧詩）（第一首）清勁。（

第二首）以故度等韻落響生脆，遂使筆有餘妍。（悼亡詩）（第一首）寬

和。此篇言春。周惶冲驚惕，正以冲字互句，以拙見穩。劉勰乃以爲累句，

謬矣。春風緣隙來二句，寫景以助情，使氣不卑弱。（第二首）寬和近於

高華，所以不能高華者，有題目則滯于迹也。此言夏秋。轉愈急，節愈促，

情愈長。（第三首）此言冬。將落葉枯菱，點染不忍去之所見，遂使景皆成情，下即接孤魂靈無，如見徘徊揮涕時也。（潘尼）（贈侍御史王元貺）寬和。（贈隴西太守張正治）寬和。（左思）（詠史）左陸大同，寬和以行勁氣，所以異於鮑照，即不必列之清勁。太冲詩亦追險勁，而多托比興，加之頓挫，故無直致之處。（第一首）寬和。（第二首）寬和。取譬精切，造語新警。（第四首）寬紆中傲睨不凡。（第六首）雖無壯士節二句，以抑爲揚。雙結又出一格。（第七首）寬和。（第八首）寬和。（招隱）（第一首）高華。太冲每用雙句，安仁亦無此調。（第二首）發端幽妙。末搖曳生姿。（嬌女詩）此樂府鋪排之妙耳。明朝弄梳臺二句，此小派，亦從樂府來，杜甫往往如此。（張翰）（雜詩）（第一首）高華。榮與老俱去二句，遲暮傷心，語特精鍊。（張載）（登白兔樓）寬和。（招隱詩）清勁。起飄忽。（七哀詩）（第一首）清勁

。未極鑪錘，頗嫌澀滯。（第二首）清勁。氣韻溫婉。（張協）（詠史）  
）寬和。（雜詩）（第一首）清勁。李白全祖此，其寬大而骨秀，設  
色尤麗，有天生之美。（第二首）清勁。之以二字，以虛著力。（第三  
首）寬和。末理語無陳色。（第四首）寬和。束字下得警勁，蕭瑟之  
氣如見。（第五首）寬和。（第六首）紙上有風，却異出力寫景者。  
（第七首）起句忽然而來，百籟俱集。（第八首）纖麗。流波二句，秀  
絕古今。（王讚）（雜詩）朔風二語，當時傾倒，是以自然爲勝。故與子  
荆零雨並稱。（孫楚）（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寬和。壽命以保度  
，隨命以督行，遭命以摘暴，三語見左傳晉范文子使其祝命祈死疏，所引何休之  
言也。末離別而談道，爲後世開一大法門。（石崇）（王明君辭）樂府  
。層累拉雜，勢遠氣厚，其源出於繁欽，駸駸欲過之。予按後人作明妃曲，  
務求新意，皆源於此。王荆公有漢恩自淺胡自深之句，乃爲當時攻擊之者引爲口



實。其實此題至宋，作者不知若干輩，意已盡矣。荆公特出此言，亦文人忍俊不禁而已，非如攻者之謗也。（曹摅）（思友人詩）寬和。爲歐陽建作。情隨玄陰滯二句，苦鍊句。（感舊詩）寬和。亦常語，而說得悚然。（歐陽建）（臨終詩）寬和。堅石以忠節被趙王倫所害，而語多自咎，不肯矜炫，蓋古人立心謙厚，作文委曲如此。乃有氣作河山，及枷鎖滿城香之句，文既陋，品亦卑矣。急節苦音，而中含寬博，調亦搖曳。堅石將死，猶能作此名篇，宜其孤傳也。（楊方）（合歡詩）（第一首）方詩近奔，以老拙勝子靜句尤妙。（第二首）此開盧派。（郭泰機）寬和。婉而豔。（劉琨）（重贈盧諶）清勁。大將之言，誰云聖達節四句一氣，可謂勁矣，而局度仍雍容也。予按劉彥和謂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此論良是。（扶風歌）清勁。麋鹿游我前以下，杜甫所祖。其不及者，爲無攬轡以下寬拙之句耳。作詩求峭密，故是一病。（

盧諶）（贈崔溫）寬和。此詩學潘安仁，而去之遠矣。（覽古詩）鋪排。爰在一接，詩中文體也，然效之則必不佳。必用捨生八句，重重頓挫，氣方厚，色方濃。（時興詩）寬和。（郭璞）（游仙詩）郭與阮體大同，即不必斤斤分別（第一首）高華。棲遲僚佐，卒不引去以罹禍者何哉。進退二字宜互易。（第二首）如藐姑仙人，自非西施飛燕所能方比，非豔詩而美麗者也。（第三首）高華。首四句以色澹勝，遂覺無窮清新。（第四首）高華。發明苦日短之意，爲不遇士寫出無慘，客中尤多此想。想深則求死矣，求死不得，因而求仙也。（第五首）高華。清源無增瀾，君子無才位者也。以值亂世，明月投暗矣。（第六首）高華。起氣勢。結斗健。（第七首）高華。新鍊。（第八首）高華。悠然二句，雙接以宕局，遂從容不迫矣。（第九首）遐渺冥茫，四字連用見奇，斷句新挺，未有抱常格者。劉彥和不知此妙，乃以周皇冲驚惕爲累句矣。（第十首）高華。（

王羲之）（蘭亭集詩）玄理游致盡矣。（謝安）（蘭亭集詩）操觚率爾，居然自勝。（曹茂之）（蘭亭集詩）亦與安石同，而近子夜口角。（孫綽）（秋日）謝康樂所祖，此雙興體也，與專以物託詠者爲厚。（庾闡）（採藥詩）刺山人之妄議君子者，所謂君子之非，異於小人之是也。（袁宏）（詠史）（第二首）寬和。誦此令人欲泣。（曹毗）（詠冬）自然生寒。（夜聽擣衣）二物二句，須作一句讀，言砧杵聲固可感，而幽滯心尤可悼也。（習鑿齒）（燈）詠燈至此，入妙，然非偈非詩，以下不能再續，又不似可止，所謂名句也。（陶淵明）陶皆寬和，格調卑耳。有乞丐語，非廊廟人也。鄉曲人自命聖賢，便易流入乞丐，不可不知。予按王氏此說，殊未能知陶。陶詩不附和當時格調，正是其格調高處，何卑之云。至陶之處境，本非廊廟，恰是田間人語，身分相合，何乞丐語之有。使廊廟人作陶語，則不合耳。然王氏選陶詩獨多，幾於全錄，及觀其逐條評語，則又非不知陶者矣。

。 (游斜川) 有傲然自足，隨遇而安之意。結六句竭。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眞朴有趣。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常語作起，佳。 (和劉柴桑) 有以弱女二句喻酒解飢者謬。 (和郭主簿) (第二首) 懷此貞秀姿四句清勁，露出悲壯。 (贈羊長史) 以九州未同，感懷中原，故以愚生三季後作起。言今中原惟於古人書中見之而已，無限悲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中流自在。 (與殷晉安別) 陶令與人交，皆有一種眞摯之意，非眞人不能隱，非情摯不能高也。 (於王撫軍座送客) 結二句高。 (詠二疏) 孤傲。 (詠三良) 此皆當時死節諸臣也。 (九日閒居) 縮生年不滿百二句爲一句，而以下句注解之，奇警非常。 氣象崢嶸。 恥疊，言大臣當死也。 寒花，言末路苟榮也。 (歸田園居) (第一首) 此篇格頗駁雜，少道鍊之致，復離渾璞之美。 予按此詩如曖曖遠人村四句，宋人累稱道之，蓋不特開唐派，且開宋派也。 王氏不喜宋詩，故有此評。 (第二首) 儲光義專

祖此派。（乞食）一起如翻鶴下雲。予案此題爲乞食，乃眞作乞丐語矣，果乞丐語耶。而王氏之評，與前矛盾。乃惡爲宋詩者，身分不類，而輒作此類語也。（連雨獨飲）橫逸。（移居）（第二首）村中豈得此素心人哉。淵明蓋專取淳朴，故可與田家往來，然亦賴有酒耳。（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第一首）直說，意度無窮。然觀此，則所謂夫耕婦耨，仍是虛詞。蓋古今未有當年未踐南畝，而中年能力作者也。（還舊居）步步尋往迹二句，寫盡桑下之戀。天下傷心處，不在陵谷遷移也。（己酉歲九月九日）渾中見挺特之致。（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山中饒菊露以下）陶公此等處，所謂前無古、後無今。（飲酒二十首）此二十首，具見陶公崢嶸壯氣。後人專以陶爲冲凝，失之遠矣。（第三首）大學問，大性情。（第五首）手揮目送，宛然在紙，結嫌落筌蹄。（第六首）傲睨。（第十五首）覩此則陶之恬退，祇是自負。（第十九首）使人不敢輕視。古來眞者，未有模稜

人。（述酒）重離，卽晉史所云淳耀之德。首六句，謂南渡再造，羣彥維持，俄而無餘矣。次言豫章郡公受禪，廢零陵王，有如封禪野死。次言昔周穆王時，曹奴之人，獻稼禾百本，又有天子取嘉禾之事。王母爲馴，似此盛世旣不可觀。次言如白公勝謀篡，而葉公諸梁猶能誅之，兩晉之中興，又不可復。次言漢山陽公猶獲壽終，今則求爲牧羊不得矣。始知裕得關中舊都之地，旋棄與熏羶之胡，蓋亟欲謀歸篡也。陝中二陵，旣爲異物，而太史駱達，乃陳符瑞數十事，此如漢獻時三足烏見於郡國，魏遂受禪。王子清吹，則願世世勿生天子之家矣。天客天老容成子，皆黃帝時人。予案題名述酒，與飲酒止酒之意遠甚。湯東澗曰，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喻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詮題尤確。（有會而作）亞字疑當作惡，卽三句九食也。惡九飯，與獻寒衣對看自明。（擬古）（第一首）（氣勁語寬），亦奇作也，嫌鄉曲未

除。何等悲憤。（第六首）言己身目覩易姓，誰謂無禾黍之悲也。（第七首）起則高矣後八句俗。風華清靡。按王氏此評，前云後八句俗，而又取後八句中之歌竟長歎息二句，謂爲風華清靡，蓋非同時所批，故後之所見，與前不同耳。於第一首云，嫌鄉曲未除。予於此九首中，皆不省有鄉曲氣之語。（第九首）末言己一縣令，豈能雪國恥耶。（雜詩）（第一首）質直一派。（第二首）杜甫學此，局度聲韻俱似。（第五首）冷語驚人。（讀山海經）（第二首）以下亦詠史質直一派。（第九首）言賢愚共盡，而烈士終有身後名。（第十三首）沈痛。（擬挽歌辭）（第二首）達語悲懷尤有餘趣。（第三首）我字驚絕。（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質直警切。哀壑哀字鍊。（謝琨）寬和。起個儻不落凡調。（誠族子）詠史質直一派。（宗炳）（登半石山）委字險絕。（張駿）（東門行）鋪排。（謝道韞）（登山）非工復非匠二句，自然秀鍊。（

支遁）（四月八日讚佛詩）此皆高彪秦宓一派。支公詩鍊極澀，然不傷氣，要是苦吟人，語殊靈慧。（帛道獻）（陵峯採藥觸興爲詩）詩境頗似唐人。



## 五代詞選釋

俞階青

敘

五代當圍蒙之際。殘民如草。易君如棋。士大夫憂生念亂。浮沈其間。積感欲宣。而昌言慮禍。輒以曼辭俳體。寓其忠篤悱惻之思。黍離詠歎。亦時見於其間。茹苦於心。而其詞則亂。良足傷矣。論其詞格。承六朝樂府之餘響。爲秦黃歐晏之傳薪。其文麗以則。其氣高而渾。卓然風人之正軌也。余旣爲唐詞選釋。及南唐二主詞輯述。示詞社諸子。復取五代詞。擇百餘調。加以箋釋。以申其義而暢其趣。俾初習詞者。審其徑途。以漸窺其堂奧焉。庚辰二月花朝。樂靜居士俞陞雲識。時年七十又三。

後唐莊宗

如夢令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

五代詞嗣響唐賢。悉可被之樂章。重在音節諧美。不在雕飾字句。而能手作之。聲文並茂。此詞殘月落花句。以閑淡之景。寓濃麗之情。遂啓後代詞家之祕鑰。

### 一葉落

一葉落。牽珠箔。此時景物正蕭索。畫樓月影寒。西風吹羅幕。吹羅幕。往事思量着。

花庵及皋文詞選。皆錄南唐二主。未錄後唐。董毅續詞選。錄莊宗如夢令一首。莊宗尙有一葉落詞。其佳處在結句。與如夢令同一機局。殘月落花句。寓情於景。用興體也。往事思量句。直書己意。用賦體也。因悲秋而懷舊。情耶怨耶。在思量兩字中索之。

蜀後主

醉妝詞

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

極寫游宴忘歸之致。自適其樂耶。意有所諷耶，音節諧婉。有古樂府遺意。

後蜀後主

木蘭花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敲枕釵橫雲鬢亂。起來  
瓊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水香吹鬢。明月窺簾。幽靜而兼綺麗。可謂良夜千金矣。而掄指西風。有趙  
孟視蔭之感。知偏霸之不長也。蘇東坡洞仙歌詞自序曰。僕七歲時。見

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  
大熱。蜀主與花藥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

來。朱久歿。人無知此詞者。僕獨記其首二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詞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敲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韋 莊

天仙子

蟾采霜華夜不分。天外鴻聲枕上聞。繡衾香冷嬾熏熏。人寂寂。葉紛紛。纔睡依前夢見君。

月冷霜嚴。雁啼月落。寫長夜見聞之淒寂。注重在結句。醒而復睡。依舊夢之。可知其長毋相忘也。

定西番

挑盡金燈紅燼。人灼灼。漏遲遲。未眠時。斜倚銀屏無語。閑愁上翠眉。悶殺梧桐殘雨滴相思。

佳處亦在結句。情景兼到。與飛卿更漏子詞空階滴到明句相似。

### 菩薩蠻

紅樓別後堪惆悵。香燈半掩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 and 淚辭。琵琶金翠羽。絃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

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爐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如今却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

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堤。此時心轉迷。桃花春水綠。水上鴛鴦浴。凝恨對斜輝。憶君君不知。

端已奉使入蜀。蜀王羈留之。重其才。舉以爲相。欲歸不得。不勝戀闕之思。此菩薩蠻詞四章。乃隱寓留蜀之感。首章言奉使之日。僚友贈行。家人泣別。出門惘惘。預訂歸期。次章江南好。指蜀中而言。皓腕相招。喻蜀王縻以好爵。還鄉腸斷。言中原板蕩。阻其歸路。次章未老莫還鄉句。猶冀老年歸去。而三章言白頭誓不歸者。以朱溫篡位。朝市都非。遂決意居蜀。應樓中紅袖之招。見花枝而一醉。喻留相蜀王。但身不能歸。而懷鄉望闕之情。安能忍置。故四章致其鄉國之思。洛池風景。爲唐初以來都城勝處。魏堤柳色。回首依依。結句言憶君君不知者。言君門萬里。不知羈臣戀主之忱也。

木蘭花

獨上小樓春欲暮。愁望玉關芳草路。消息斷。不逢人。却斂細眉歸繡戶。坐看落花空太息。羅袂濕斑紅淚滴。千山萬水不曾行。魂夢欲教何處覓。

此詞意欲歸唐。與菩薩蠻第四首同。結句言水複山重。夢魂難覓。與沈休文

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皆情至之語。

### 思帝鄉

雲髻墜。鳳釵垂。髻墜釵垂。無力枕函欹。翡翠屏深。月落漏依依。說盡人間天上。兩心知。

調倚思帝鄉。當是思唐之作。而託爲綺詞。身旣相蜀。焉能求諒於故君。結句言此心終不忘唐。猶李陵降胡。未能忘漢也。

### 上行杯

芳草瀟陵春岸。柳烟深、滿樓絃管。一曲離聲腸寸斷。今日送君千萬。紅縷玉盤金縷。須勸。珍重意。莫辭滿。

玩其詞意。今日送君。而憶及當日瀟陵餞別。殆在蜀中送友歸國。回思奉使之日。瀟橋折柳。何等傷懷。君今無恙還鄉。勿辭飲滿。愈見己之窮年羈泊爲可悲也。

荷葉杯

絕代佳人難得。傾國。花下見無期。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惟。閑掩翠屏金鳳。殘夢。羅幕畫堂空。碧天無路信難通。惆悵舊房櫳。

前調

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水堂西面畫簾垂。攜手暗相期。惆悵曉鶯殘月。相別。從此隔音塵。如今俱是異鄉人。相見更無因。

小重山

一閉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永。夢君恩。臥思陳事暗消魂。羅衣溼。紅袂有啼痕。歌吹隔重閣。繞庭芳草綠。倚長門。萬般惆悵向誰論。凝情立。官殿欲黃昏。

望遠行

欲別無言倚畫屏。含恨暗傷情。謝家庭樹錦雞鳴。殘月落邊城。人欲別。馬頻



嘶。綠槐千里長堤。出門芳草路萋萋。雲雨別來易東西。不忍別君後。卻入舊香闈。

古今詞話云。韋莊爲蜀王所羈。莊有愛姬。姿質豔美。兼工詞翰。蜀王聞之。託言教授宮人。強奪之去。莊追念悒悒。作荷葉杯諸詞。情意凄怨。荷葉杯之第一首。言含怨入宮。次首回憶初見之時。小重山詞則明言一閉昭陽。經年經歲。紅淚黃昏等句。設想其深宮之幽恨。望遠行亦紀送別之時。四詞中荷葉杯之前首及小重山。尤爲凄惻。

### 謁金門

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綠。柳外飛來雙羽玉。弄晴相對浴。樓外翠簾高軸。倚遍闌干幾曲。雲淡水平烟樹簇。寸心千里目。

此錄其首章也。觀其次首。有天上嫦娥人不識。及不忍把君書迹句。則此首亦懷人之作。寫春晴景物。倚闌凝望。而相憶之情自見。

### 清平樂

野花芳草。寂寞關山道。柳吐金絲鶯語早。惆悵香閨暗老。羅帶悔結同心。獨凭闌干思深。夢覺半牀斜月。小窗風觸鳴琴。

此錄其次章也。其首章云。故國音書。又云。駐馬西望銷魂。知此章亦思唐之意。其言悔結同心。倚闌深思者。身仕霸朝。欲退不可。徒費深思。迨夢覺而風琴觸緒。斜月在窗。寫來悲楚欲絕。

### 浣溪沙

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凭闌干。想君思我錦衾寒。咫尺畫堂深似海。憶來惟把舊書看。幾時攜手入長安。

端已相蜀後。愛妾生離。故鄉難返。所作詞本此兩意爲多。此詞冀其攜手入長安。則兩意兼有。端已哀感諸作。傳播蜀宮。姬見之益慟。不食而卒。惜未見端已悼逝之篇也。

牛嶠

江城子

鷓鴣飛起郡城東。碧江空。半灘風。越王宮殿蘋葉藕花中。簾捲水樓魚浪起。千片雪。雨濛濛。

越王臺在越溪畔。四五句謂霸圖消歇。遺殿無存。但見紅藕翠蘋。淒迷野水。與李白詠勾踐詩。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皆懷古蒼涼之作。此詞兼詠越溪風物。風吹雪浪。在空濛煙雨中。詩情與畫景兼之。

望江怨

東風急。惜別花時手頻執。羅幃愁獨入。馬嘶殘雨春燕溼。倚門立。寄語薄情郎。粉香和淚泣。

當花時春好。而郎偏遠出。臨岐執手殷勤。留君不住。看驅馬向平蕪而去。懶入虛幃。姑立門前凝望。淚痕溼粉。而行者已遙。惟有寄語使知。以明我。

之相憶耳。三十五字中。次第寫來。情調凄惻。

定西番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樓寒。夢長安。鄉思望中天闊。漏殘星亦殘。畫角數聲嗚咽。雪漫漫。

唐五代時。邊患迄無甯歲。詩人邊塞之作。輒爲思婦征夫。寫其哀怨。夜月黃沙。角聲悲奏。最易動戰士之懷。如積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及落日秋原畫角聲句。皆狀絕塞悲涼之景。此詞之紫塞月明。角聲嗚咽。亦同此意也。

菩薩蠻

舞裙香煖金泥鳳。畫梁語燕驚殘夢。門外柳花飛。玉郎猶未歸。愁勻紅紛淚。眉剪春山翠。何處是遼陽。錦屏春晝長。

綠雲鬢上飛金雀。愁眉斂翠春烟薄。香閣掩芙蓉。畫屏山幾重。窗寒天欲曙。

猶結同心苣。啼紛浣羅衣。問郎何日歸。

更漏子

南浦情。紅紛淚。爭奈兩人深意。低翠黛。捲征衣。馬嘶霜葉飛。揮手別。寸腸結。還是去年時節。書託雁。夢歸家。覺來江月斜。

晚唐五季之際。神州雲擾。憂時之彥。陸沉其間。既讜論之不容。藉俳語以自晦。其心良苦。溫飛卿菩薩蠻詞及更漏子。乃感士之不遇。兼懷君國。此三詞哀思綺恨。殆亦同之。

毛文錫

醉花間

休相問。怕相問。相問還添恨。春水滿塘生。鸚鵡還相趁。昨夜雨霏霏。臨明寒一陣。偏憶戍樓人。久絕邊庭信。

前調

深相憶。莫相憶。相憶情難極。銀漢是紅牆。一帶遙相隔。金盤珠露滴。兩岸榆花白。風搖玉佩清。今夕爲何夕。

前一首言已拚得不相聞問。人苦獨居。不及相趁之鵲。而曉來過雨。忽念征人遠戍。寒到君邊。雖言休相問。安能不問。越拋開。越是纏綿耳。後一首言紅牆遙隔。明知相憶徒勞。然風露良宵。安能忘却。則不相憶者實相憶之深也。

更漏子

春夜闌。春恨切。花外子規啼月。人不見。夢難憑。紅紗一點燈。偏怨別。是芳節。庭下丁香千結。宵霧散。晚霞輝。梁間雙燕飛。

上闕言春夜之懷人。質言之。人既不見。虛索之夢又無憑。則當前相伴。惟此一點紗燈。照我迷離夢境耳。下闕言春日之懷人。霞明霧散。見燕雙飛。見燕雙而人獨也。

臨江仙

暮蟬聲盡落斜陽。銀蟾影挂瀟湘。黃陵廟側水茫茫。楚山紅樹。烟雨隔高唐。  
岸泊漁燈風颭碎。白蘋遠散濃香。靈娥鼓瑟韻清商。朱絃淒切。雲散碧天長。

五代詞多哀感頑豔之作。此調則清商彈湘瑟哀絃。夜月訪黃陵遺廟。揚舲楚澤。冷然有疏越之音。與謫仙之白雲明月弔湘娥。同其逸興。

和凝

小重山

春入神京萬木芳。滿林鶯語滑。蜨飛忙。曉桃凝露妬啼妝。紅日永。風和百花香。  
烟鎖柳絲長。御溝澄碧水。轉池塘。時時微雨洗風光。天衢遠。到處引笙簧。

和凝當石晉全盛之時。身居相位。此作乃承平雅頌聲也。

喜遷鶯

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帷。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春態淺來雙燕。紅日漸長一線。嚴妝欲罷轉黃鸝。飛上萬年枝。

草堂詩餘云。此作與小重山詞意相似。

漁父

白芷汀寒立鷺鷥。蘋風輕剪浪花時。烟漠漠。日遲遲。香引芙蓉惹釣絲。

凡賦漁父詞者。多作高隱之語。此詞專賦本題。鷺立寒汀。蘋風剪浪。寫水天風景。而扁舟簑笠翁。宛在其間。結句裊裊竿絲。搖曳於芙蓉香裏。頗堪入畫也。

天仙子

洞口春紅飛蔌蔌。仙子含愁眉黛綠。阮郎何事不歸來。懶燒金。慵篆玉。流水桃花空斷續。

花雨霏紅。愁眉鎖綠。年年流水依然。奈阮郎不返。寫閨思而託之仙子。不



作喁喁爾汝語。乃詞格之高。

薄命女

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窗裏星光少。冷露寒侵帳額。殘月光沈樹杪。夢斷錦帷空悄悄。強起愁眉小。

詞寫天曙之狀。先言窗內。次言窗外。皆描寫景物。至愁眉句。始表明閨怨。小令中於末句見本意者甚多。草堂詩餘云。此詞頗盡宮中幽怨之意。

春光好

蘋葉輕。杏花明。畫船行。雙浴鴛鴦出綠汀。棹歌聲。春水無風無浪。春天半雨半晴。紅紛相隨南浦晚。幾含情。

前半寫烟波畫船。見春光之好。後言浪靜風微。乍晴乍雨。確是江南風景。絕好惠崇之圖畫也。

牛希濟

主查子

春山煙欲收。天淡星稀小。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語已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前調

新月曲如眉。未有團欒意。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終日劈桃穰。人在心兒裏。兩朵隔牆花。早晚成連理。

上首言清曉欲別。次第寫來。與片玉詞之淚花落枕紅絲冷。詞格相似。下闕言行人已去。猶回首丁甯。可見眷戀之殷。結句見天涯芳草。便憶及翠裙。表長毋相忘之意。第二首妍詞妙喻。深得六朝短歌遺意。五代詞中希見之品。

## 金荃玉屑

趙叔雍

### 珍重閣詩話

作者秉筆爲詞，必其拈題指事，宛轉胸膈之間，使醞釀其所謂詞境者，至於滂礴上下，積之厚，肆之宏，而情景因以雜糅交織於胸中，甚至滿目詞境，乃復不能道及隻字，亦或其試發於硯者，乃僅得胸膈中之鱗爪，而不足以達其勝，則并當芟夷而汰棄之，使此滂礴上下者，忽得有衝口而出，率筆而成之時，其所成者未必盡合，然亦去渾成妙造不遠矣。學者少疏懶，卽其先得者斧鑿焉，鉤勒焉，縱顰眉齟齬，奚足與此渾成者相擬。游神深思，爲作詞之先導，詎可忽耶。

一詞之綱要，全在起拍時能籠罩全題，置身題外，尤貴於渾成。若其曲意設解，漫立新意，佳則佳矣，奈不稱何。先由起拍致力於渾成，然後從而琢之磨之，則雖新豔而未必失之佻也，而未必失之纖也。求起拍之渾成，在於積之者深。

若其所積非深，因而不可得渾成之起拍，則此詞亦容可不作，奚必浪費楮墨爲哉。

起拍之章法，亦視詞調而不同，高陽臺、滿庭芳、起拍四字對。其撫拾光景，泛說情事，未必不可以名篇。若水調歌頭、八聲甘州、燭影搖紅、則律無可對偶，事無可撥拾，必其以籠罩全局爲入手。至於名手，雖高陽臺、滿庭芳、亦不必以尋常隸事之法入之，則尤其至者，特恐不易辦，亦不易工耳。

調有生熟雄婉之分。澀體其生者，尋常習用諸體其熟者，而填澀體詞，萬不可使流露其詰崛聳牙之態，填熟體詞，亦萬不可使其流於俗滑一途。澀調詰崛，固見其非高手，熟體俗滑，品斯下矣。藥之之法，當先自存心，以調無生熟，律無澀滑，要其製詞赴節之道則一。澀者宛轉就律，窺前賢用筆之曲折而追尋之，自不見斧鑿矣。熟者仍以已意矜持下筆，鍛鍊一字一詞，務使朴雅以合詞格，不因其日常隨意吟哦而簡易出之，則熟者亦不滑矣。

調之雄者，賀新郎、水調歌頭、摸魚子、婉者南浦、甘州等。要知詞就於律，亦固無雄婉之別，特一爲急拍，一爲曼吟而已。詞骨宜雄健，而詞筆不易雄健，雄健而得其全，蘇辛上智，甯復易窺，等而下之，獷厲而已。故雖填水調、摸魚子，亦宜停勻，自出杼軸，不必因有蘇辛之作而強效之，亦不必因多讀蘇辛之作而率口無意閒效法之，爲蘇辛之罪人。至其以雄健卓然成家者，雖甘州南浦，亦自有其骨突驚人者在。此蓋在學力之深淺，蹊途之不同，當因格以求詞，萬不可以備調而損格也。

題詠之作，無閒乎有情無情。

舊游根觸，謂之有情。拘題詠物，謂之無情。

當使有情者情致纏綿筆端，

低回縈繞，無情者參以我之情而使之有情，不當徒以使用典實爲點綴。至有情之作，則流連者已不忍復去，雖一片空靈，亦儘可爲黃絹幼婦，更不必顰眉作態以取厭矣。但亦須揆度題義，或其題中所牽率者更有人在，則當并其人而納之詞中，不得但爲物詠也。納之之法，分段參插爲下乘，緯事以見情者爲中乘，使是物

是人是我，融成一片，或并其所詠之物，所緯之人，而不必明言之，然已卽在此不明言之中，又使覽者一見便悟，此無上乘矣，特不易致耳。致之之道，自在有大筆力，深之以醇厚之氣息，跌宕之笙簧。其次者亦當使有迴環不盡之情。夫以不盡以迴環說有情，情自特深，而文以情生，情以文永矣。

詞長調不過百餘字，短調不過二三十字，而虛實疏密，句法當使參插合宜，又當使勻稱。然秉筆始及虛實疏密，固未必能倖致，卽致之亦必見斧鑿穿插之痕跡。此在乎平日多讀多吟諷，使移情於不自知之中，則下筆開合，自然相間，少少布置，便復停勻矣。

詞有纖穠輕重，此當以全闕論定，不當以一字一珠爲斷也。若其起拍作纖語而使輕筆，則通體當復如是。反是者亦然。若少凌亂，且不成篇格，更胡計其工拙哉。纖穠輕重之分，又當以題爲斷，視其命題之宜輕宜重，而輕重以之，不然卽與題先不稱，違及其他。至於燕婉之作，隨情深淺，未可預期，宜在例外。此

蓋爲命題作詞者言也。

虛字貫串，最關要著，或平說而味始淡永，或提起而始見精采，或反說而益見深刻，或用有情之字而情始厚，或但用無情之字而氣始順，或用一較深之字而少爲鉤勒，過于鉤勒，卽失之纖，是大忌矣。或用一較禿之字而情始摯，因地制宜，其不經意之字，亦當以經意出之，始爲工也。經意以求得一不經意之字，自更佳妙。

詞之工拙，固不易管測，然當有引人入勝之致，使讀者寓眼，卽放手不得。其有以拙爲工者，或精璞未琢，使人望望然去之，則彌復可惜，亦由作者之不擅勝場耳。骨蒼神老，固當求之皮裏，而詞表務當使有花明柳暗之致，則讀者吟諷，自爾移情。然此中消息，殊不易定論，若少加誤認，以爲當顰眉作態，則所去愈遠，不可不慎。蓋此爲情文相引而並茂，彼爲麒麟楨也。浙西詞人，匪不工麗，往往讀未及半，以其作態而遽輟，羅刹簪花之戒，不可昧也。此爲已成就人說，非所語於初學者。

詞中有隸事處，然故實當得其所以運用之道，生吞活剝，切所大忌。不特隸事也，卽前人之名句，少加點藻，亦可使就我範圍。此一在有筆力足以斡旋之，一在常日讀書，醞釀既深，熟極而流，因題觸發。若其獯祭臨時，則遑論其不可得，卽得之亦必有斤斧之跡以犯大忌。隸事之法，或運用一典故，略其事而永其神，一也。存其人而不緯其事，二也。用其事而並傳其神，簡練以數語達之，三也。合兩典而運用之於一語，以筆力爲迴旋，而使深刻切當，四也。然運兩事於片詞，當先得此兩事之可以並隸者，而筆力又足以勝之，否則先不貫串，露蛇足之譏矣。

過拍承上啓下，當使有水窮雲起之妙，前人已多論之。然儻得不盡之情，而重之以警峭之句，使情不盡而文突起，蘊於內者宛轉如縷，發於外者挺拔千尺，則氣足神完，益見精勁。特行文指事，仍當承轉有自。儘可別開生面，要當以筆力拗轉之。倘能暗轉，益臻佳妙。



煞尾結住全篇，爲畫龍點睛之要，不可少忽。以禿筆收者，無損於格，不免少情。以俊筆收者，跌宕有餘，殊防飄逸。以淡筆收者，雋永不盡，難乎求工。以宕筆收者，推之使遠，別饒境界。以厚筆收者，回甘諫果，庶乎得之。至於空無所附，纖不載文，儻狂俗野，率意蕪簡，則均其弊之大者。

南北宋以片玉爲關鍵，亦惟片玉爲大家。後之取法者夥矣，其功力在於淡、清、真。惟真而能淡，斯極淡之能事。蓋其所蘊者固絕深，以其蘊之深而發之淡也，其淡遂益雋永。其深之也，以其真也。於造意上一有僞托，一有粉藻，則固不

深矣，而其發之也，亦不能更淡。

前人詞往往有詞筆似甚刻劃，意味似甚濃厚，然其情或未必深，即深矣，而非由真之深。夫非由真之深，其深先已不精

，充其不真之深，但可作深語，而不能醞釀之爲淡語。

夫以不深者而復作淡語，斯無語矣。其故意求深入而淡出

者，深固不真，淡亦僞作，雖淡亦無情味之可言。而其所以致深情於淡語者，又當用以極清之筆，使益神其淡。白描寫景，隨意作眼前語，不必於景中雕鏤，亦不必更於虛字中作態，情味自厚。卽「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等，以直質語出

之，亦卽絕無佻儇之習，轉見其深致刻骨。亦惟真語斯爲情語，以真情驅遣詞筆，所謂至誠所感，金石爲開者，亦斯例耳。於是乎融情入景，妙語紛來矣。學者者當先通乎此，而後有蹊徑可尋。其但謂以片玉爲師法者，往往重其造語，略其神韻，遂欲亦步亦趨，則匪特形不可卽得，得之又何當於片玉哉。真僞本諸心，可以培養，而不可以驟學。深淺由於筆，當循心以發之。清濁見於造語，學者庶可進窺，循序求致，日常涵養，容有豁然貫通之一日耶。

學片玉之神不易得，退而學片玉之筆，以求合乎其神，則設境造語之際，當先屏除粉藻之字面，支離之句讀，纖穎之結習，而求得其全。能全於神，上也。無已，亦當求全於句法，使先將假設之境，醞釀於心目間者久之，而得一渾成之句，其思慮所及，少涉側豔浮華者，率屏去之，摯情縈繞，詞境紛來，尤必自擇其最淡最圓之語。對於光景花卉，求其靜而淵遠者，爲驅詞之助，所謂穆之一境，當先得之。就境構思，不必得點綴之字面，亦更不必多點綴之思慮，但爲胸目

中所觸發，其率意而能出之者，必較近於真。若構思自患其不精，則深思之。惟深思或失之滯，或傷於琢，雖得佳句，非片玉也。靜之爲境，真之爲情，在常日所詠索，及其肆口而得之焉，固萬非臨時深思所得。自患其不似，求得之法，只有常日積其功候而已，不能以片時深思得之也。迨積之久而蘊之深，則滿心俱是，神思已集，形骸自具，且無往而非真之境。其發之也，視其所師之各家，以定其蹊徑，苟出之以片玉之風格者，斯近片玉矣。在未成之際，但有求其率意能全，神景之較穆者，以爲初步之楷程，終南之捷徑耳。

詞有正面、反面、側面、烘托諸法，要同於文章之千變，無定則也。正面最不易爲，須力足神完，而又不落跡象，鉤勒無迹。且既從正面說來，又不能不略爲藻飾，是在先擒得題中之命意，擇其雄健可以托筆之處，千錘百鍊而駘蕩出之。以其寄意於骨幹，披麗於清雄，則雖正面之文章，亦足以寄其高抗委婉之致，以使移情於深入。是固非宿學者不易試耳。

去夏六月十五夜，月色如晴晝，子正，天無片雲，圓蟾中山河桂影，一一可見。維時萬籟俱渺，人語無聞，憑闌頃刻中，乃遣遐想，匪夷所思，眞詞境也。神明所及，豁然貫通，可以得大覺悟，證大智慧。有頃於詞境中，似漸落邊際，著色相，所謂奪人不奪境者，庶乎似之。高寒中倘果有瓊樓玉宇，當使姮娥相招，庶酬心素，避世其中，雖刹那間，何啻換劫塵千萬，其空靈之想，非楮墨所可窮。卽須臾再下一轉語，以爲何必高寒，斯堪避世，悄悄門巷，寂寂簾櫳，一鏡如豆，但求心之所安，甯不可方駕藥珠宮殿。片晌中前後凡三換意，始則但有所思，而莫從寄託，旣乃漸涉遐想，終乃反幻爲實。指月之喻，殊莫可逃，性相人天，同是一理。然莫從寄託者最上乘，遐想次之，悟實又次之。蓋愈思而愈著跡，則愈墜泥犁。因知大乘無相，上也。圓覺空華，勉爲言說，已落第二義。觀止止觀，自強爲解人。通此可以貫澈禪要，並可證諸詞境。特此因緣湊合，使於萬境中滅垢生定，爲不易耳。亦知禪之不可倖通，詞之不易言工也。若必形以筌言

，範以象意，則終爲下乘。故竟夕諷籀而迄未獲隻字，亦拈花不立文字之遺，然卻自謂勝得妙詞萬倍。天如不吝此區區，俾時沐清光，其樂甯可盡言。成魔見愛，一轉語間，正恐臨濟宗傳，未必若是透悟。

取讀前人名作，抑揚間每多樂趣，並躍躍思策遣翰墨。詞章最重音節，音節通天和，達人意，曼吟低諷，盡心領解，能於沈潛中自發其積蘊，則其興發者，或視力學爲加勝。往往應酬之作，限日構題，花對葉當，已爲上乘。惟於吟諷中得天趣者，構思之際，不必有所專屬，俄頃乃往往因靜得悟，神來之筆，庶幾緣生，勝苦吟者萬萬倍矣。

作詞之先，得餘晷緩吟名作，以發其情，興會無盡，漸漸移情以生文矣。選調定聲之際，或先懸一家以爲之鵠，摯至如清真，跌宕如淮海，蒼勁如白石，均無所不可。及其成之也，未免形似。然得其丰神之一二，亦步趨之足式。其不用成法者，但當諧婉中不墜風格，神味中求其遠致，不必語故驚人，強下第二三義

，以自然求其渾成。至風格所似，則以常日所涵咏體會者發之，亦復自然有當。蓋取成法者固有其指歸，亦不免有臨渴掘井之患。

學詞者當先學一家，漸涉博采，再進專一家，而納其所博采者，以自名其家，然後得超於象外之一境。以意隨筆，以筆遺意，由意進神，傳神於筆，能歷進則愈工，此不易之理。要當勝之以自然之功候，然亦更有未可強求者在。

清人作詞，亦有欲上闕北宋者，然一閒未達，終不能脫其面目。蓋北宋人摯至之情，都寓之筆，而清疏之味，則見於文詞，所謂深入淺出也。南宋穠麗之至，北宋人甯無其思，特有之而屏汰之，遏抑之，不欲顰眉搔首以自露，而一導之於冲易之途，斯其所以爲高也。清真雲時斯見何妨，穠語亦以質樸出之。下至南宋，多爲鉤勒，質語便不經見。

清人之詞，質本空疏，貌爲側豔，內無穠情，外多俊語，而往往自誤認其矯作之俊語，卽足以上應北宋，於是不失之陋，便失之空。夫中無所有，徒事皮相，而又欲去其粉澤之施，以爲清真摯至，則存者亦僅，此清人主淡泊以學北宋之

通病也。夫必有南宋之穠至，而後得出以北宋之清腴。北宋作者，自抑其穠至之情，人人味其清腴，不易窺見其在內之穠至。迨南宋一變其格，卽以穠至之情，抒之翰墨，於是北宋人所蘊蓄者，於以率露。其曰北宋天分高，南宋學力厚。謂天分高則捨其所蘊而多取於清疏，學力厚則得以盡言宣其所積蘊。否則作者更僕，各有所長，烏得復有以時代爲之界限者。蓋一在穠至之思之外，一卽在穠至之思之中，風氣所趨，蔚爲聲調，取徑互異，體格斯別耳。

人動謂北宋不易學，不易至。就其體製言之，本無難易之別，所別卽在象外環中之分。其謂先學南宋，而後進於北宋者，亦將以環中而進於象外耳。有曰天分少不學北宋，學力少不學南宋。蓋以天分少則難造詞於意外，以抑其穠至之思，學力淺者又不易以穠至之言，寫穠至之思，使表裏一轍，要無非在內在外之分，與文情相因相飾之別也。

改詞之道，無論爲人點定，或竄易本人舊作，當先求其平帖易施，然後進於

精穩。其更於精穩之外，別多新意，不落纖巧，則尤擅勝場。字斟句酌之際，得一句易，求一字難。因一字而改一句，因一句而改一節者，比比皆是。前後語意不貫串，相凌犯，字之稱色不相侔揣，韻之不諧婉，均是疵病宜改者。

平帖之道，以爲精穩之基者，其要有二。理脈宜求工，而不可遽露跡象，新意當運用，而不可落之佻薄。苟完篇章，少讀書，均足以致此二病。藥之之道，當先汰其疏豁率意者，而試進於精整，又於精整之中，不以桎梏自限其神明。至腹儉者，常日不及醞釀，臨時釘餽，迹象煥然，固難強全求是，則詞成之後，當不憚改。因字改句，因改句而立新意，要當於全局體製得底於垂成，然後深以磨琢之功，則自然藻麗矣。其全局之不及垂成者，雖得一二佳字，又將奚施。瑜瑕之消息，其難言有如此者。

讀詞者當以曼吟爲日課，使涵咏玩索，身與意化，我與詞化，然後神明可通。其致力之若干名家，經心習誦，進闕門徑。其諷誦之若干家，則不過爲行吟自



適之計，初不可問其爲何家。始或尚有客氣，論定是非，既且融成一片，不問工拙。卽工拙之思偶動，亦當以曼聲幽情力却之。此種行吟自適之致，所涵養者，得力最深，不可少閒。

詞貴樸厚，非徒以禿筆爲藏鋒也。樸則摯，厚則重，情斯深，神斯永，再濟之以婉約之風度，自益見其深沉矣。其徒矜小慧，漫舉清空，輕墜風格者，何嘗能悟及此端。

一句一字，就心目中之情景，於宇宙間必有一銖兩率稱、確切不移之字，俾而得之，無論其不可爲工，亦必平帖易施，況其確合者卽爲至精當者耶。特涉獵少，神理弱，天分低者，不易得之。或信手拈來，或苦思玩索，侷色揣稱之際，每不易決。進于能品，此初基也。

求詞之韻味俱足，當於沈鍊間三思之。積於內者深，發於外者必厚。能沈鍊，視渾成爲更進。特求過其分，或無當於本詞，則失亦相等。而境之沈鍊，與字

之沈鍊，又當兼思。若徒有一二沈鍊之句，與前後文迥不相通，措語骨突，轉成訾累。要當並顧全局，使無處不見其不盡之情，有餘之味，斯爲得之耳。

讀詞論詞，求得進境，低吟婉誦，固最上乘。若分別言之，當先推作者用筆之神思，庶益足以緣情而通詞。然後再及於布局擇字，而歸之於詞格，卑佻曠鄙，均當遠避。其出入詩曲，消息更微，不可不辨。至唐五代之作，有偶以俚語譚入者，一則其時詞體初立，未有徑蹊。一則古人樸茂，神全意足，足以驅詞，俗語鄙情，一一都見其爲至情之作。詞貴真，一真而百瑕可揜矣。迨後來漸趨披靡，小儒藻飾，隨意撫拾，又每舍其渾成雍穆之致，而以側媚叫囂爲易於見好之計，詞格始卑，論者遂亦不得不益加精審。柳七甯非鄭衛，然不佻不纖，非其詞之足以勝之，實其格之足以舉之。下逮金元，方言入曲，詞家謹避之不暇，而體制益嚴，固不得以上托花間尊前，爲文過之說。

宋人詞以晏秦周蘇吳姜爲六大宗。周雖蹊徑俱在，而學步爲難。晏望之似小

智慧，實乃純金璞玉。秦丰神駘蕩，要不落佞健之弊。姜老幹扶疏，拙中多至語。蘇之清雄，吳之針縷，學者雖多，實亦不易有成。學者蓋多不知蘇之秀處清處，吳之寬處疏處也。外此柳七自具面目，尤難涉歷。通此六者，出入無間，填詞之學，所思過半，無餘師矣。

無意爲詞，偶然神聚，充發盈溢，庶可言學北宋。若其集思未專，強申楮繭，翻甕苦吟，窮其力，不過南宋能品而已。南北宋之所以涇渭，於此可見。

北宋承五代之後，剏雅繼聲，大小晏之樸茂，秦淮海之媽緻，柳三變之廣大，黃山谷之古趣，蘇玉局之清雄，各擅勝場。蓋花間作者，極蕃豔之能事，而無不渾樸，亦有極清疏者，又無不諧婉。諸子承之，各以宗傳。大晏神明於花間之外，規矩於花間之中，進而爲穆靜淵懿之語，其詞固不必壓倒五代，而詞學已差勝於前。蓋欲洗蕃豔之面目，自非淵懿不爲功。至美成益專斯道，又或有勝於前，庶集前此之大成，而剏宗門之式度。至於南宋，三五錯綜，每每自名其家，所

以別爲境界者，縷晰言之，多自此中參化以出。宋季元初，白雲花外，微墜風格。淮海東山，固不尸其咎。元草堂一集，雖在其時，選政較嚴，亦足以繩南宋之正宗，視草窗絕妙諸篇爲勝。

花間蕃豔之作，積久必變，理有固然。故北宋一洗而爲平淡，專尙第一義語，以厚以穆爲專工。夫第一義語，時時日日，互相紛陳，得從而厚之穆之，則醴然有餘味矣。亦足知厚之者由蘊之深，足以當雕鏤錯采而有餘也。迨乎南宋，則積久又已復變，求勝前人，則不得不棄百餘年來所襲用之第一義，而精之深之，從而緯之以令詞，納之於矩範，使名其家，用爲矜式，此南渡諸公之長。於此亦足見染翰者之自有規矩，而風氣遞變，以成一家之格局，一朝之典型者，固亦有時移勢異之相因也。由今言之，學者自白石而清真，庶端正規。其有在今日萬非可以第一義了者，則雖夢臆之沈刻，亦當奉之以藥學養不深之弊，勿令自托於渾穆，以文空疏之失。

學者徒自結想風神之妙，遂輒忽于沈著。其有致意沈著者，又復失於風神。此則學養不深之故。然於沈著之際，求少諧婉，諧婉其音節而出之，於事或尙較易。若專尙風神者，必欲不脫其沈著之思，則非功力深者不克副之。沈著能全，風神終復不惡。倘先致意於風神，必墜惡趣。操觚之士，每欲先文其外，此宜引爲大戒者也。

作小詞風趣之作，當益圖適上，豔而有骨。此中蹊徑，正不易求。其偶存跡象者，意方筆圓，筆方意圓而已。所謂意方筆圓者，以真摯純精之意，立其幹骨，不加粉藻，而以柔綴之筆達之，尤當求全於氣度神韻之間，更不得以側慧尖新之字自損風骨也。筆方意圓者，先構一絕婉約絕流麗之境界，而出之以剛方摯至之筆。倘筆隨意赴，又每蹈纖佻之失。內外劑調，輕重所由，形神之間，其關於天分造詣者，顧不深耶。

選詞之法，途徑各殊，有以年緯，有以人集，有以宗別，取捨之間，每多輕

重。今欲以自選自課者，當先不程以己意，亦不預定等第門戶，但先就其專集，覘其家數，或近清剛，或流婉媚，就其意事，以擷其佳章，要當以私意所洽當而又渾成端穆者爲指歸，間有以小疵掩大醇者，無甯割愛，恐晨夕習誦，有所赴而近墨也。至穩勝之作，名家全集，必多中選者。蓋其所以名家，必有其致名之道。雖面目不同，出以神化，然出神入化之初基，必先得於穩勝。先選其穩勝，再進而求其專工，則不特專工者之足供師法，亦以窺見其致力之門徑，所由之道塗。門戶雖分，剪裁實一，求得師法，亦庶在茲。

以其人之造詣爲主。醇疵棄取之際，求學詞者當從嚴取，以防浸微之失，存人者求存其面目，則不必過於謹嚴也。

求學詞以選詞，與專選其人之詞者，又微有不同。爲學者當以益人爲主，選人者當

詞當先使渾成，再求深入。然渾成二字，卽非易倖致。蓋能渾成，已近于名作，不待色澤，自然淵雅。雖其次者，亦必無蹈凌囂纖蕪之失。自初學至於大成，固無有能軼出其圍範者矣。深入則進而有表裏之別。在外者，鍊字琢句，不少苟且，虛實輕重，率當其分。轉折之處，更使搖曳有情，不犯流滑之弊。刷色深

淺，無過與不及，不爲背馳乖謬之言。換頭承啓跌宕，均見餘致。一意說盡，別說新意，而又或融前意以全之。以虛字轉者次，以實字轉者中，不用轉字而自見其轉，謂之暗轉，爲無上上乘。衰颯語宜有風度，情至語當使雅正，側豔語不墜惡趣，凡此均在磨勘之細。其在內者，則情事不可重疊錯亂。以第一義爲淺，而深之爲第二三義，又并三義足爲片語，則語意自深。又得拓其下，使別爲新意以承之。意濃者常使語淡，意淡者又使語濃而不僞。古人之句法造語，可爲我參證之由，而不足資擷採之用。陳義陳語，前人說盡，斷難取勝，當率汰棄。其精意之足爲余用者，又當以我法指使之，使不爲前人所泥。讀詞之道，不拘於篇章，而多援於神契，暝搜晨討，俊藻紛馳，得心應手，積極斯流，醞釀日深，工力自足，不必拘拘於一家之師法，一字爲金針。初學作者，每苦生澀，當鍊筆使純熟。及其成也，又汰其熟者，而歸之於名俊。氣息吐屬，首主華貴，習而久之，以自專所專，大成之日，庶不遠矣。

### 忍寒漫錄六

籀公

頃於吳下，得桐西漫士編聽雨閒談稿本，有記日本詩人竹添漸卿一則，所舉諸詩，並饒情韻。不知其人仍健在否？思求其全集讀之。特將閒談所紀，轉錄如次：

日本詩人竹添漸卿，工詩古文詞。光緒丙子，挾貲游隴蜀，著有棧雲峽雨日記。年近三旬左右，好學不倦，洵東國之傑出也。泊鄧家沱詩云：「久爲巴蜀客，又向楚天過。村古蛟聲集，江開日色多。淫祠仍故俗，夜舫自蠻歌。搔盡星星鬢，羈愁奈汝何」。潯陽云：「淪落天涯白髮生，荻花楓葉又秋聲。琵琶聽徧江南北，纔到潯陽便有情」。白家店雨夜云：「石氣蒸作雲，吹送千峯雨。客子倦不歡，冷火掩蓬戶。夜黑林有風，惡夢忽逢虎」。斷句如「一澗白雲人影淡，千林綠雨客衣涼」。「衣帶棧雲疑有雨，日蒸峽樹欲生烟」。「輕燕受風忙似客，垂楊委地懶於春」。皆清雋可誦。



## 學山詩話續

緘齋

侯官林文忠公則徐，以禁雅片入中國，焚燒英人所運雅片，致被謫遣戍伊犁，有感懷詩二首。其胸次灑落，性量和平，於詩中可見之，誠不可及也。詩云：「霜雪頭顱百感生，馳驅王事到邊城。沐猴惡作投梳劇，老驥羞爲伏櫪鳴。家國藐躬難重寄，妻孥僂指算歸程。微聞薦剡塵天聽，轉恐衰慵負聖明。」一歷徧升沈萬劫磨，餘生憂慮問誰多。客居夏日眞如歲，宦海無風亦有波。趙鼎敢云猶崛強，馮唐底事歎蹉跎。胸懷坦蕩平如砥，不信人間路坎坷」。禁煙之事，發端於宜黃黃樹齋侍郎一疏，文忠在粵，辦之尤力。和議成，文忠被謫。桐城姚石甫以防臺功，亦坐罪被逮。建甯張亨甫際亮，力疾入都營救。石甫卒降同知，發往四川。亨甫竟歿於都。時樹齋侍郎亦坐疏奏負咎，左遷員外郎。洎穆彰阿琦善敗戮，文忠石甫始起用，樹齋則竟流宕江關以死。樹齋有仙屏書屋詩集。張亨甫稱其詩氣韻高雅，神采淵秀，婉約而不盡，優游而不迫，駸駸乎力追漢唐作者。今特

錄取近體數首，以窺一斑。德州贈舒自菴刺史云：「別思秋風緊，歸程落日催。田收四村出，河折萬艘迴。膏澤關民瘼，艱難見吏才。何當重把袂，濯錦對園開。」。過仙霞關云：「七百崎嶇路，何人一劍通。老兵知地勢，儒力惜民風。龍臥深潭靜，烏啼曉戍空。三山應在眼，春水照花驄」。喜郭羽可至京云：「太息風塵老郭隗，夕陽疲馬又燕臺。詩聲疑挾黃河至，畫意添將紅藥開。四海交游幾兄弟，千秋事業一雲雷。天心莽莽終難問，賴爾雄談佐酒杯」。樹齋與歙徐廉峯編修寶善，益陽湯海秋戶部鵬，及張亨甫，用文詞詩歌相推重，於亨甫交尤篤，謂其詩文，嘉道以來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姚石甫亦謂前明以來，閩粵詩人，無過鄭繼之屈翁山者，近惟亨甫最爲傑出。

清嘉慶癸酉天理教林清李文成之變，仁宗在熱河，歸途謁東陵，次白澗行宮，猝聞禁城有警，擬之京東，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董蔗林相國誥隨扈，力言京師根本地，林李不足患，請速回以定人心。帝悟，即日回京，次燕郊。適英煦齋以

所統兵焚橫村及宋家莊董家莊巢穴，並禽其渠首，迎駕還宮，三日而定。姚石甫詩：「彭紀書多理未醇，先皇命相本知人。他年一語回車駕，始信江都社稷臣」。自注：「嘉慶初，大學士缺，時望在彭紀。上曰，彭元瑞紀昀讀書雖多，而不明理，特命文恭。文恭，董蔗林諡也。林清首稱兵於畿南，遣陳文魁陳爽，潛結太監閻進喜等，闖入禁門。林清先以習教被繫，既釋歸，數年間往來糾結於曹衛齊魯，其衆至數千人。闖寺職官，竟有預其謀者。而未舉事之先，曾無一人抉發。藏利刃，懷白幟，度越門關，飲於都市，無訶而知者。禁兵千計，闖門而擊之，俄頃可盡，乃兩日一夜始平，則當時朝政之漸陵於隳替可知矣」。石甫感懷詩云：「往昔騷南楚，深宮歲幾勞。萬方纔喙息，三輔又旌旄。竟落昭陽瓦，空擲衛士刀。安危仗元老，吾輩首重搔」。又雜詠云：「翠罕霓旌塞上回，雲屯虎士徧中臺。如何紫闥澄心殿，忽見青燐戰骨灰。衛國神靈憑廟社，從官詞賦惜鄒枚。天書已下眞垂淚，白首何人濟世材」。「都城迢遞密雲東，輦路蒼茫積氣通。

一道灤河盤上谷，八屯騎士接離宮。黃旗走馬猶天外，赤手探丸竟日中。三輔從來多盜賊，令人長憶尹扶風。「聞道南徐戰壘寒，長河濁浪急風湍。妖星北去方鳴矢，社火東來又揭竿。燕市少年屠狗業，楚人故技沐猴冠。賈生痛哭長沙遠，獨坐寒林策治安」。黃沙白草野茫茫，落日行人恐大梁。烽火一時連薊北，軍書千里震維揚。總戎殊錫恩尤重，小醜專城勢劇狂。禁旅如雲須急戰，不應持守費儲糧」。

葉崑臣爵相名琛，漢陽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進士，由庶常授編修，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一等男爵，太子少保。咸豐初，以使相督兩廣，時有逃匪爲英吉利兵船所匿藏，粵水師不明國際法，追緝誤登英艇，英人遽進攻廣州，捕總督去，羈於鎮海樓中，年餘而歿。相傳崑臣有感懷詩二章。詩云：「鎮海樓高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縱云一范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觀。向戍何心求免死，蘇秦無恙勸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繪，恨態愁容下筆難」。零丁洋泊歎無家。燕札猶

存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天邊遠泛使臣槎。心驚躍虎笳聲急，目斷慈烏日影斜。惟有春光依舊好，隔牆紅徧木棉花」。是時清廷懾於外患，內外臣工，又皆不諳交涉，大臣被執而死，可云恥辱，乃轉加罪爵相，革職以謝英人，事較鴉片案林文忠被罪遣戍，爲尤傷國體也。崑臣弟潤臣閣讀名澧，能詩，有敦夙好齋集。方其在都門，聞翁覃谿會孫女溷迹市中，貧無以度日，引爲已女，擇名門子嫁之，士林稱其仗義。王子壽悼潤臣詩，有「引被哀家禍，含悽出九門」之句，蓋謂其兄崑臣死事也。

甘泉陳藕卿明經志和，有戒煙詩六首云：「繼晷焚膏趁少年，青燈相守又青氈。繩床入定幾成佛，金鼎燒丹便是仙。不覺風塵添鵝面，頓教火色上鳶肩。侍臣那許相如渴，雲夢平吞氣萬千」。「何曾苦盡便甘來，受盡熬煎惜不才。晚近人情工附熱，中年壯志易成灰。龍潛西蜀雲常臥，豹隱南山霧不開。長物都教付焦土，反誇噓蜃出樓臺」。「驚心曲突徒薪遲，海禁關譏每透私。民用竟教同飲

食，國肥偏聽剝膏脂。軍門電檄階星火，給事封章道漏卮。究竟是愚頑甘梗化，煌煌象魏布多時」。一忙中歲月易銷磨，到此真教喚奈何。處士希夷惟有睡，先生安樂不離窠。起來日暮窮途遠，談到更深衆怨多。惟願祖鞭今早著，人生能得幾蹉跎」。一斷盡柔腸更斷魂，此中甘苦不堪論。寒心骨肉呼家賊，藉口親朋負舊恩。藍樓夜裳人盡厭，支離面目已無言。城邊橋下三神廟，滿地橫斜總血痕」。一無論終年不離床，果然呼吸判存亡。紅丸喜試房中術，紫背難求海上方。上國有人爭糞土，中原何日掃欃槍。分明鳩毒偏相近，此癖真疑有別腸」。詩非高品，然以箴膏肓，起廢疾，固屬有心人。鴉片之毒，至今猶存，其貽我以毒者爲誰，國人應不忘之。殷頑不悛，則亦已矣。乃今日年少士人，猶有甘此癖疾者，何其自暴自棄也。頃又見沈芷鄰茂才五言一首，較陳詩爲佳，因並錄之。其詩頗似試帖體，試帖例六韻或八韻，此獨九韻，蓋故作滑稽也。詩云：「卅六芙蓉外，偏教異種傳。犬夷工布毒，鴉片別名烟。爐火煎來急，丸泥削去圓。載歸螺盒小

，挑出雉膏鮮。狂藥人爭飲，迷香洞共眠。膠投成水乳，筒吸聳山肩。槍法雙枝亂，燈光一豆然。食同潮有信，消此日如年。流弊伊何底，誰延續命田」。

番禺張南山維屏，以詩見知於翁覃谿。丁卯戊辰寓京師，每過蘇齋，輒爲論古人詩源流異同，亶亶不倦，覃谿訝爲詩壇大敵。道光二年成進士，官湖北黃梅縣知縣。改官江西，署南康府知府。暇日至白鹿洞，與諸生講學，建李蘇二公祠於廬山，祀太白東坡。未幾罷官歸粵，與友數人於白雲蒲澗之麓，築雲泉山館居焉。年八十，至咸豐九年三月，賦詩辭世，而題曰九月，果以九月十八日卒。疾時誦淵明詩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蓋生當乾隆之際，宇宙清平，至是海孽鴟張，粵垣再陷，盛衰之際，其寄慨深矣。覃谿雲泉詩云：「廣州城北雲泉館，張子索我雲泉詩。白雲濂泉我未到，八年吟望恒於斯。遠追坡公訪信老，自尋雲外泉出詩。近憶漁洋贈範衲，聽泉來叩安期祠。百年前記蘇詩石，石題亦勒崔公詞。我題粵東金石徧，竟未訪得蘇崔碑。臨別白雲若迴盼，又四十載詩夢

馳。詩翁逸客今選勝，買地一攬雲泉奇。倚山臨澗結亭閣，衆綠飛起珠江漪。環碧之樓拜往哲，得非菊坡書室基。蘇崔精靈尙來往，且莫遠問秦安期。菖蒲笏竹雜澗翠，木棉花風交荔枝。他年蒲澗補山志，月坡雲徑連軒池。重立蘇崔題刻石，漁洋詩或鐫並垂。八年未到俗客耳，我詩焉用疥壁爲。澗香正發紫含笑，愧答優鉢曇花師。覃谿工於作考訂金石詩，此詩亦猶是其金石詩作法也。南山性愛松，晚自號松心子，又自號珠海老漁，有聽松廬詩文鈔。



## 詞史卮談

西神

詩有詩史，詞亦有詞史。詩史如吳梅村之圓圓曲，記吳三桂與陳圓圓事，永和宮詞，記明思宗寵妃田貴妃事。又如唐白樂天之新樂府，皆於題中標明。詞則隱約其詞，屈曲其聲。或託物以比興，如南宋遺民樂府補題，以白蓮喻伯顏，朱彊村庚子秋詞，以紅葉賦瑾妃是也。或借古以諷今，如臨桂王半塘詞集中讀史鷓鴣天諸闕，皆記清光緒朝之政事是也。江陰蔣鹿潭生了洪楊之亂，水雲樓詞，多記當時軍事。蓋詞客哀時，文人薄命，憂傷憔悴之餘，望夫君而不見，吹參差以誰思，乃一寄之於詞，以摅其慷慨悲歌之氣，其心彌苦，其志亦可傷矣。余嘗謂無論詩文詞賦，皆須言之有物。若無謂而作，則月露風雲，萬牛回首，正復何關宏旨。况詞史諸作，有繫於一朝掌故，吉光片羽，皆遺山野史之餘，血淚墨痕，盡庚信江關之賦。烏可聽其湮沒，不爲揭櫫，使詞人一片苦心，消沉於紅蟬碧血之中，與白楊衰草，同就澌滅。爰就所知，略爲詮次。隨筆摘錄，未盡珊瑚之珍，率意攬捭，聊補金荃之闕。大雅宏達，幸勿哂其寡陋也。

### 潘佑紅梅詞

南唐張泌、潘佑、徐鉉、湯悅，俱有才名。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欲以豔曲記之。佑應令

曰：「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東風一半。」時已失淮南，故佑以詞諷諫云。

韋端己菩薩蠻詞

五季之亂極矣！士大夫生當其際，身非季子，暮楚朝秦，別異文通，綠波春草。孝穆有思歸之作，蘭成多蕭瑟之詞，人之情也，傷何如之。然有河梁錄別，翻成決絕之詩，衰白依人，甘作異鄉之客，其情不尤可悲乎！若韋端己，即其一也。

端己著籍江南，奉使西蜀。初則楊柳駢征，不遑行邁，繼則家山入破，欲返無由。於是烏頭馬角，指井水以明心，斷梗飄萍，託春風以入夢。迴腸盪氣，可於其菩薩蠻四闋中見之。

「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捲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琵琶金翠羽，絃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

此第一章也。蓋留蜀後寄意之作，言奉使之志，本欲速歸。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鑪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第二章述蜀人勸留之辭，即下章云「滿樓紅袖招」也。江南即指蜀。中原沸亂，故曰「還鄉須斷腸」也。「如今却憶江南樂，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此度見

花枝，白頭誓不歸。」

上云「未老莫還鄉」，猶冀老而還鄉也。其後朱溫篡成，中原愈亂，遂決勸進之志。故曰「如今却憶江南樂」，又曰「白頭誓不歸」，則此詞之作，其在相蜀時乎？

「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堤，此時心轉迷。桃花春水綠，水上鴛鴦浴。凝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

此章仍復思唐之意。山上靡蕪，未忘故劍，山中桂樹，空憶王孫。詞客多情，爲之三歎。

### 歐陽永叔蝶戀花詞

黨錮之禍，漢宋如出一轍，而元祐翻案，朝中正人，幾斥逐一空。讀史至此，未有不廢書興慨者。廬陵目擊時艱，尤難爲懷。黨人碑上，工少安民，點將錄中，名標復社，一網打盡，是何肺肝。故於蝶戀花一詞中，備致悵惜之意。此詞以「庭院深深深幾許」發端，亦見馮延巳陽春集中，或遂有疑爲馮作，而闕入歐公集內者。然李易安詞序云：「歐陽公作蝶戀花，有庭院深深深幾許之句，余酷愛之，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數闋，其聲卽舊臨江仙也。」易安去歐公未遠，其言必非無據，得此可一雪千載疑案矣。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簾幙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遼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臺遊冶，小人之徑，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爲韓范作乎？

德祐太學生二詞

百字令云：「半堤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尙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鶻促歸期，鶻收佞舌，燕作留人語。繞欄紅藥，韶華留此孤注。真箇怕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烟，峯南峯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腰猶是歌舞。」

按春色二句，謂衆宮女行也。鶻促句，謂朝士去也。鶻收句，謂臺官默也。燕作句，謂太學生上書也。孤注，謂只陳宜中在也。真箇三句，謂賈似道也。飛書句，謂北軍至也。新塘楊柳，謂賈似道妾。

西湖志餘云：張淑芳，西湖樵家女。理宗選妃日，賈似道匿爲己妾，卽德祐太學生百字令中所指「新塘楊柳」也。有無名氏題壁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淑芳亦知必敗，營別業以遯迹焉。木棉禍作，自度爲尼，罕有知者。詞數闋，今錄其浣溪紗云：「散步山前春草香，朱闌綠水遶吟廊，花枝驚墮繡衣裳。或定或搖江上柳，爲鸞爲鳳月中篁，爲誰掩抑鎖雲窗。」更漏子云：「墨痕香，紅蠟淚，默默愁人離思。桐葉落，蓼花殘，雁聲

天外寒。五雲嶺，九溪隴，待到秋來更苦。風淅淅，水淙淙，不教蓬徑通。」至今五雲山下九溪隴，尚有尼菴。

或云：新塘，淑芳所居地名也。按明季史可法侍妾李媵，明亡爲尼，嘗爲霜後集作序。淑芳知賈必敗，先營別業，如圓圓之遁入空門，亦未可厚非，獨惜其去之不早耳。

又祝英臺近詞云：「倚危闌，斜日暮，萋萋甚情緒。穉柳嬌黃，全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聽寒鴻無數。歎離阻。有恨流落天涯，誰念泣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去。」

按穉柳謂幼君，嬌黃謂太后，扁舟飛渡謂北軍至，寒鴻指流民也。人惹愁來，謂賈似道出，那人何處，謂賈似道去。

(待續)

## 詩律與詞律

左海陳能羣

何謂詩律，造句用字，均有固定格式。杜子美詩云，老去漸於詩律細，可見律細亦不易易。詩五七言近體，第一聯末三字連上讀，第二聯末三字則連下讀。反之第一聯末三字連下讀，第二聯末三字則連上讀。舉例言之，子美五言，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惜別鳥驚心。此爲第一聯末三字連上讀，第二聯末三字連下讀。又七言如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此爲第一聯末三字連下讀，第二聯末三字連上讀。其用法明顯，最爲易曉，夫人知之矣。昔富平李天生有言，子美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朱竹垞深踐其說，謂能獨具隻眼，且知子美七律八首，與天生所言不符者，皆刻本訛誤之故，茲併錄之。

其一鄭駙馬宅宴洞中云，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簾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入聲）冰漿盃碧瑤瑤寒。錯疑茅堂入江麓，（入聲）已入風磴靄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入聲）時聞雜佩聲珊珊。

附注 此首用三入聲字，但依舊本過江麓係作出江底，則用入聲亦有隔別。

其一江村云，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碁局，（入聲）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入聲）微軀此外復何求。

附注 此首用二入聲字，但依舊本多病句係作賴有故人分祿米，則無連用入聲。

其一秋興云，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入聲）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入聲）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附注 此首用二入聲字，但依舊本夜月係作月夜，則無連用入聲。

其一江上值水云，爲人性癖耽佳句，（去聲）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去聲）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去聲）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

附注 此首用三去聲字，但依舊本漫興係作漫興，則用去聲亦有隔別。

其一題鄭縣亭子云，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去聲）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去聲）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轉傷神。

附注 此首用二去聲字，但依舊本大路係作大道，則無連用去聲。

其一至日遣興云，去歲茲辰奉御牀，五更三點入鷄行。欲知趨走傷心地，（去聲）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去聲）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附注 此首用二去聲字，但依舊本語笑係作笑語，則無連用去聲。

其一卜居云，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去聲）更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去聲）一雙鸕鶿對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去聲）須向山陰入小舟。

附注 此首用三去聲字，但依舊本上下係作下上，則用去聲亦有隔別。

其一秋盡云，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近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入聲）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入聲）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入聲）懷抱何時得好開。

附注 此首用三入聲字，但依舊本西日落係作西日下，則用入聲亦有隔別。

由此觀之，子美詩律本細，讀者審其魚豕混淆，加以判別，從知遵守法度，若合符節。蘇詩有云，敢將詩律鬪深嚴。何言乎鬪？意刻則深，律謹則嚴。王維渭城絕句云，渭城微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起句渭字去聲，三句一字以入作平，四句故字亦用去聲。此詩加以虛聲，譜作陽關三疊，入歌小秦王詞調。子瞻中秋和云，暮（去聲）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入聲作平）長好，明月明年何處（去聲）看。兩詩見律之處，銖黍不溢，亦可見其嚴矣。

何謂詞律，詞爲五七言變體，尤重格律。北宋多工令曲，願小令字少，平仄時有出入。及至南宋盛行慢詞，每一詞調，長至百數十字，四聲用法，自難混舛。但讀各名家詞，有陰陽平不分者，有以上作去者，有以去作上者，有以上與入作平者，種種變換，各從其便。至於去上連用之處，則爲不可移易之定律。大抵每詞有三句連用仄韻，其中間四字或七字，必用去上，又後結五字一句，尾二字皆仄者，



亦用去上或去入。嘗見碧山花犯有用十二去上者，古嬋娟蒼鬢素靨，（去上）盈盈瞰流水。斷魂十里。嘆紺縷（去上）飄零，難繫離思。故山歲晚（去上）誰堪寄。琅玕聊自倚（去上）。謾記我（去上）綠糞衝雪，孤舟寒浪裏（去上）。三花兩蕊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輕委。雲臥穩（去上），藍衣正護春憔悴。羅浮夢半蟾掛曉（去上），么鳳冷（去上）山中人乍起（去上）。又換取（去上）玉奴歸去，餘香空翠被（去上）。美成花犯有用十去上者，粉牆低梅花照眼（去上），依然舊風味。露痕輕綴。疑淨洗（去上）鉛華，無限佳麗。去年勝賞（去上）曾孤倚。冰盤同燕喜（去上）。更可惜雪中高樹，香篝熏素被（去上）。今年對花太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去上），青苔上旋看飛墜。相將見脆圓薦酒（去上），人正在空江烟浪裏（去上）。但夢想（去上）一枝瀟灑，黃昏斜照水（去上）。夢窗花犯有用八去上者，翦橫枝清溪分影，儵然鏡空曉。小窗春到。憐夜冷（去上）霜娥，相伴孤照，古苔淚鎖（去上）霜痕飽。蒼華人共老（去上）。料淺雪黃昏驛路，飛香遺凍草（去上）。行雲夢中認瓊娘，冰肌瘦窈窕，風前纖縞。殘醉醒（去上），屏山外翠禽聲小。寒泉貯紺壺漸暖（去上），年事對青燈驚換了（去上）。但恐舞一簾蝴蝶，玉龍吹又杳（去上）。此調用去上聲最多。其他一枝春用八去上或九去上，掃花游用六去上，夢芙蓉用五去上，齊天樂用四去上，眉嫵用三去上，霜葉飛應天長用二去上，此類不勝枚舉。至如美成瑣窗寒詞，片雲盡捲清漏滴，又一首小唇秀靨今在否，雲字唇字均陽

平，清字今字均陰平，此爲陰陽平之定律。叔夏憶舊遊詞，末句千山未必無杜鵑，及他作陽關西出無故人，蕭蕭漢柏愁茂陵，遙知路隔楊柳門，清聲漫憶何處簫，必字出字柏字隔字憶字皆入聲，此爲入聲之定律。蓋詞四聲均有分別，是在讀詞之人，心領神會，夫固不僅如紅友之辨去上已也。

## 雛鷹

### 六幕詩劇

#### 凡例

一、本劇主角鎮國公，即拿破崙第二，文藝界目之爲雛鷹。初，拿皇既家天下，思傳億載，而元配約瑟芬后久無所出。適法人屢挫奧師，奧皇法蘭梓委曲求和，拿皇遂乘隙要娶其女馬麗路易士，廢約瑟芬而立之。翌年生子，取名法蘭司娃查理士約瑟，呱呱墮地，即冊封爲羅馬王。千八百十五年，拿皇二次遜位，法人欲擁爲嗣君，未果，遂隨母后馬麗出奔奧國，投其外祖，旋封鎮國公，居恆鬱鬱，屢謀復國，而奧相梅特涅力加阻撓，未得逞志，竟以瘵疾終。

一、本劇爲法國大詩人羅士當之傑作，久已膾炙人口，全球各國，咸有譯本。伶界怪傑薩拉伯而納耳生前，以善演斯劇，馳譽當世，每值粉墨登場，則必萬人空巷，百觀不厭，滿座至於吞聲飲泣，其價值從可想見。

一、音樂之道，感人最深，韻文之所足貴者，以其近似音樂也。若逕譯爲白話，而略其節奏，則悖厥本旨，索然無味矣。譯者不敏，思於此編，獨創一格，亦胡適之先生所謂「嘗試」之意云爾。

一、本劇原文爲詩劇體裁，每句都十二音，每兩句自爲韻。譯者爲便利起見，每句增譯爲十四字，而每

兩句之末一字，但求叶音，不計平仄，參酌吾國現行劇詞鼓詞之方式，知難免俗，亦良非得已也。  
一、原文往往於一句中有數人接談者，書寫時亦分數行，而令首尾互相啣接，至韻脚爲止，然後提行。

譯文亦復如是，例如（參觀第一幕第九場）

縫師 那一定很美。

第一行

公爵

怎麼樣？坎肩該怎麼樣？

第二行

你底意思，以爲該怎樣才好？

第三行

縫師

它該當……

第四行

公爵

它該當用白色。

第五行

縫師

您底眼界直高。

第六行

公爵

而且，

第七行

我想配上一條短袴……

第八行

縫師

俺？

第九行

公爵

是。

第十行

縫師

用何顏色？

第十一行

上列第一二兩行合爲十四字句，而第二行之首一字『怎』與第一行之尾一字『美』相啣接，『樣』字爲韻脚。第三四兩行合爲十四字句，『當』字爲韻脚，與『樣』字相叶。第五六七三行合爲十四字句，『且』字爲韻脚，第八九十一四行合爲十四字句，『色』字爲韻脚，與『且』字相叶，餘類推。

一、韻脚位於句讀之末，此通例也。惟西詩間有不循此例者，謂之『跨步格』，所以調劑格律之拘束過嚴，如吾國律詩有『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說，亦此意也。跨步格中所用韻脚，雖不必可截爲句讀，然須於文氣可告一小段落處爲之，不得任意割裂，例如（參觀第一幕第四場）

隨員 從今以後，法蘭西大使館，可否採取

三色的旗幟徽章？

第一句語意雖未完成，然至『採取』二字處，可作小頓，故『取』字可用爲韻脚，若改爲

隨員 從今以後我們大使館，可否採取三

色的旗幟徽章？

以『三』字爲韻脚，則在所不許，因『三色』二字，自成一語，不能任意割裂也。

一譯者於新文學家之所謂白話文，未窺門徑，惟深覺習用之俗字，有整理劃一之必要，茲將本編所用者，略加解釋如下。

1 發語詞之「呵」字，叶歌韻，與「啊」字之叶麻韻者有別。

2 「他」字指事物者，作「它」。

3 「你他她」等字之尊稱，作「恁恁」。

4 「的」字於狀詞中作「地」，如「默默地微笑」。於主有詞中作「底」，如「我底意思」，「玫瑰花底清香」。餘仍作「的」。

5 「噫」字表疑問之意。

6 「噙」示禁人高聲之意，讀時但有音母而無音韻。

7 官話中訓爲停留之字，恆作「待」平聲。本編悉假「呆」字爲之，如「他在門外呆了許久」。

一、漢文與法文，結構迥異，本編復有字數與叶音之限制，欲逐字對譯，勢所不能，故往往較原文微有顛倒損益之處，但務不失真意，閱者諒之。

一、原劇所用典故甚多，字句之間，亦間有帶地方及時代色彩者，異國人讀之，往往驟難了解。茲特擇要註釋，附於每場之末，而於譯文之旁，附以數碼，俾便檢閱。

一作者於詩劇，爲一代宗匠，原文纏綿悱惻，而出之以沉雄，縱橫跌宕，而不流於纖巧，騫俄而後，無此椽筆。譯者蕭陋，久荒文翰，率爾操觚，未能狀其萬一，唐突西施，我知罪矣。

# 雛鷹

## 六幕詩劇

三十年三月三十日 孟雲謹識

羅士當原著

賀孟雲試譯

天實鑒之！這一場公案，  
我無所謂褒，無所謂貶，……  
這只是一苦兒底痛史，  
除此而外，無關乎宏旨。

第一幕 生翼

第二幕 鼓翼

第三幕 張翼

雛鷹

第四幕 傷翼

第五幕 折翼

第六幕 斂翼

登場人物

鎮國公法蘭梓 法皇拿破崙第一之子，法名法蘭司娃，文藝界目之爲雛鷹，劇中簡稱曰公爵。

傅郎波

梅特涅 奧國郡王兼首相。

奧皇法蘭梓 鎮國公之外祖。

馬爾孟大將軍

縫師

任梓

法國隨員 法國駐奧大使館之武隨員。

薄格史都尉



狄布士

霍推喜伯爵 鎮國公之師傅。

阿伯勞伯爵 鎮國公之歷史教授。

彭百里伯爵

哈德曼將軍

醫士

謝林士奇伯爵 奧國警察總監。

御前侍衛（附匈牙利侍衛）

高雷爵士 英國駐奧大使。

達爾伯

傅爾鈍伯耳

孟德尼

桑多

軍曹 鎮國公之部屬。

佛熱底中尉

老村夫

阿唐子爵 卽傅奢公子。

畢岳內

顧波

穆仁禪

鮑若高士奇

鎮國公之侍僕

鎮國公府府監

山裏佬

狄若耳人

農夫

宮內主教

拿后馬麗路易士，鎮國公之母，巴默公夫人。

加默拉達郡主 拿皇之女甥，原封伯夫人，劇中譯作郡主。

蝶惹絲 狄布士之妹。

大公夫人 奧太子妃，鎮國公之舅母。（譯者案此人來歷未詳，以本劇文義推之如此，未識確否）。

法妮葉士勒

女總管司剛必夫人

加拉查高維熾公主

宮中貴婦等

高雷爵士夫人

拿后之宮嬪等

老村嫗

奧國皇室宗親等

鎮國公部下之侍從將弁等

奧皇之侍衛，衛士，親兵等

化裝舞客等（玻璃丑，麥擇旦，牧羊女等）

鄉村男婦等

鎮國公部下之兵士等

### 第一幕 生翼

在奧京維也納附近，巴頓城。時當一千八百三十年。

拿后馬麗路易士所居別墅的客廳。房間敞闊，中部高懸拿皇式之水晶燈。淺色的門窗，綠色的畫壁。天花板底四周，繪着羣相追逐的鳳凰。

左有二門，一在舞臺前層，通拿后臥室。一在中層，通宮嬪臥室。——右部前層，亦有一門。中層壁龕裏有一洋磁大爐，滿飾各色花紋。——後層，兩窗之間，有玻璃大門，從此門可以窺見一平臺底欄杆，作露臺式，下通花園。

園中風景：有菩提杉柏之屬；深邃的人行道，弧形的木柱，懸着燈籠。正值新秋的麗日。

一座平庸的別墅，却裝設着貴重的傢具。左部窗側，有華美的衣鏡，爲檸檬木所製，鏤着古銅；前層有桃心木的大案，堆滿紙張文具；靠牆有漆面書架，盛着書籍。——在右部，挨近後層，有時款的小鋼琴，和豎琴；更進有勒加密也式的長椅，伴着茶几。S形的靠椅，和矮凳。花瓶裏有許多鮮花，壁懸奧國皇族底畫像，嵌在鏡框；還有奧皇法蘭梓和鎮國公幼時的小像種種。

開幕時，客廳底後層，有幾位裝飾華麗的貴婦人。兩位對琴而坐，背向觀衆，四隻手彈着琴。——另一位彈着豎琴，正在辨讀曲譜。時而談笑，時而中止演奏。

一侍僕從平臺領進一青年女郎，似小家碧玉；後隨一奧軍騎兵士官，着銀色的藍軍服，儀表不凡。新來的二人，見衆人不曾注意他們，只好在廳隅逗留片時。——此時彭百里伯爵聞琴聲，從右門入室。他一面走向琴臺，一面拍着板，然而他一見那女郎，即停步，微笑，急忙迎上她。

**第一場** 蝶惹絲，狄布士，彭百里，拿后，衆宮嬪。

諸貴婦（圍坐琴臺，爭相談笑，狀如中狂）。

半低音，她全誤了！……真糟！……我來彈低音。……

拉！……拉！……你快踹一下！……一，二！……你該奏豎琴！ 1 2

彭百里（對蝶惹絲）你來了？

蝶惹絲

給您請安，彭百里先生。

一貴婦（彈着琴）

密……梭……3

蝶

我今日進府來就職。

另一貴婦（彈着琴）

半低音，別錯過！

蝶 仗您底大力：謝謝。

彭 蝶惹絲，這很簡單，

因爲你是我底親戚，你又是法國產。

蝶（對彭介紹那軍官）

這是狄布士

彭 哦！這是令兄！

（與狄握手，又指輪椅對蝶）

請你少坐。

蝶 呵！我底心直撲通。

彭（微笑） 天哪，究竟爲什麼？

蝶 爲接近一代雄主剩下的這點骨血！

彭（伴蝶坐） 是真的嗎？親愛的蝶惹絲，單只爲這？

狄布士（似不耐） 哼！波拿巴爾諦素爲我家人所痛恨。4

蝶

知道。……然若見……

狄（作不屑狀）

那寡婦！……5

蝶（對彭）

……或者……她底少君？

彭

一定。

蝶

人若是見了她們，能毅不動心，

我想，除非他未曾讀過書。又沒有靈魂；

又除非他不是法蘭西的國民，先生；

而且，也除非他不像我們一樣年輕。

她可美？

彭

誰？

蝶

巴默公爵夫人！6

彭（出乎意外）

這却難言！

蝶

但是……

蝶（緊接着）

她是不幸者，那已足動人愛憐！

彭

然而，我不明白！你可見過她？

蝶

呵！不會！

狄

沒見過！人家剛領我們進來這客廳。

彭（微笑）

但是……

狄（架着眼鏡，審視彈琴之諸貴婦）

我們生怕攪擾了這幾位貴婦。

她們底謔浪笑語，正與琴聲相唱酬。

蝶

我們便呆在這室隅，候着皇后陛下。

彭

怎麼？但是，現在正彈低音的便是她！

蝶（驚訝，起立）

皇……



彭

我去稟知她。

(走向琴臺，對彈琴之一貴婦私語)

拿后(掉轉頭來)

哦！這便是那小把戲？……

境遇很可憐：是的：你曾經對我談及：  
她有一兄：

彭

隨老父出奔，長爲亡命客。

狄(邁步向前，略不拘束)

現充奧地利騎兵士官，於我心適獲；

而且這地方有狐狸可獵，我最歡喜。

拿后(對蝶)

你瞧，不是嗎！這個不成器的小東西，  
會將你那剩餘無幾的家產敗盡了。

蝶(思爲狄辨白)

呵！他：

后

一個敗家子！你肯原諒他，很好。

羅拾得蝶惹絲，我覺着你很招人愛。

我從此將你當我底宮嬪一樣看待。

我待人頗和藹，……有時稍愁悶，……自從……哎！

蝶（立受感動）

我立覺心神震動，甚至說不出話來。……

后（拭着眼淚）

可不是嗎，那種損失，的確是很重大。

那顆美的靈魂，許多人不會了解它的確。

蝶

的確。

后（轉身對彭）

我命人將他底戰馬善爲保存。

（對蝶）

自從我那將軍去世之後……

蝶（驚訝）

怎麼，將軍？

后（拭淚）

他保存了這頭銜。

蝶

我明白。

后

我直心慟！

蝶（很同情地）

這頭銜豈非您一生光榮史底極峯？

后

自己所損失的程度，起初不大知道：

損失了賴伯耳將軍，我全都損失了！8

蝶（大為詫異）

賴伯耳？

后

於是我便到巴頓城來解悶。

還好。它離維也納只一小時，倒很近。：

唔！親愛的，我起初肝氣旺，不能安神！

後來，據說我漸漸消瘦，像柏公夫人：

魏托對我說過。如今我也學着燙髮，

像她一樣。——老天因何不接我回老家？！9

蝶

后

(她四顧)

這座別墅很小，然而住着還不閉悶。↓

梅特涅便道來此，權作我們底佳賓。

他今晚動身。↓巴頓的生活，頗不寂寞。

我們有著名琴師達爾伯，還有桑多；

有孟德尼，我們要他唱西班牙之歌；

又加馮丹拿，爲我們串一齣費加羅；<sup>10</sup>

大公夫人，攜着英國大使夫人同來，

我們同駕高車駟馬，相與遊目騁懷。……

而一切猶如逝水，流入我底傷心史！……

唉！我那可憐的將軍，他若死而有知！……

你今晚可赴跳舞會？

蝶（愈加詫異地瞧着她）

然而……

后（一陣風似地）

在麥侯府。

史陶士到了。——彭百里，她必須去，是不？——  
陛下可否容我探詢鎮國公底近狀？  
他只有些咳嗽。：他底身體倒還健康。  
然而巴頓城的風光，却是何等明媚！：  
一位青年！新入社會，乃是嚴重時期！——  
天哪，他已經作了聯隊長！你相信麼？  
我見他穿上軍服，我底心裏真難過！

（有二人攜着綠色木盒入室。——她不覺歡呼）

啊！這是爲他的！

注釋

1 西樂譜中第六音符曰拉。（La或作p）

雜  
雲

2 鋼琴下部有機紐，踰之所以增大音浪。

3 西樂譜中第三音符曰密。(Mi或作e)第五音符曰梭。(Sol或作e)

4 波拿巴爾諦 (Bonaparte) 爲拿皇本姓，稱之所以賤之。

5 指拿后。狄因惡拿皇而及后，故直斥之爲寡婦。

6 拿皇崩後，拿后大歸，奧皇封之爲巴默公夫人。

7 此語必有所本，容詳考。

8 賴伯耳伯爵 (Neipperg) 爲拿后再醮丈夫，原充后宮內務總監，相傳其於拿皇生前，與后有染。時方去世未久，后追念之，而蝶誤以爲其所追念者拿皇也，故云云。

9 劇中始終描寫拿后性情乖張，舉止輕佻，往往語無倫次。

10 費加羅 (Figaro) 爲著名歌劇。

11 史陶士 (Strauss) 父子均奧國音樂大家，名震全球。

第二場 同上，加入醫士與其子，攜着嵌有玻璃的長盒。既而梅特涅亦至

醫士(行禮)

是。我所搜藏的物品。

后 彭 后 蝶 后

請放下，先生！

那是什麼？

是蝴蝶標本。

蝴蝶？

這位忠厚長者，乃療養院醫士，

我曾偶赴他家拜訪，瞥見他底公子

正在案頭將這一套標本整理完畢，

我不覺高聲長嘆：「哎！可惜我那弱息，

對於任何物事，不感興趣！假若他也：」

於是我便敬謹稟覆公爵夫人陛下：

『何妨一試！爲什麼不呢？這却很難說』！

於是我便前來獻上這些蝴蝶。

蝶（獨語）

蝴蝶！

后（微笑對醫士） 假若能將他從孤寂的煩悶裏拔出，

讓他消磨光陰，玩弄你底：

醫

鱗翅動物。1

后 請留下標本，緩一刻再來。他剛出門。

（醫置標本於案上，率其子退出。后轉身對蝶）

來！我領你去見大總管司剛必夫人。

（她瞥見梅特涅從右門入）

梅特涅來了！：親愛的郡王，你要會客，  
請用這客廳。

梅特涅

我須來此接待：

后

我明白。



梅

法國大使白將軍派來的那位專使，  
還須召見我們那位參贊先生任梓，  
和幾位情報員。

(他按鈴，一侍僕从平臺出現，他對侍僕)

先請任梓先生來見。

(對后)

對不住，您許我麼？

后

親愛的郡王，請便。

(她同蝶走出。狄彭隨之。——侍僕引任梓从平臺入室。任服飾炫赫，面有倦容，似老於歡場中人。其衣袋滿貯小瓶小盒之屬，時時嚼着糖果，嗅着香水。)

注释

1 蝴蝶之科學名詞。

閨庵鬻字及詩文潤例

楹聯四尺五圓  
六尺八圓

長聯另議

條幅四尺五圓  
六尺八圓

橫幅同 畫格者另議

中堂三尺五圓  
四尺八圓

四尺以上不應

摺扇跨行五圓  
單行八圓

斗方冊頁同

詩七絕每二首十二圓

五律每首十二圓

五古八韻以內十六圓  
四韻以內十二圓多則以次遞加

詞中調十二圓

長調二十圓

文題跋百字以內三十圓 多則以次酌加

序記八十圓 特別另議

墓誌家傳一百圓 特別另議

隨封二成 先潤後墨 (物價現增庚辰年起寫件潤費再加叁成)

收件處北京齊化門內小方家胡同三號後門 江陰夏孫桐已卯重定

##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雙照樓詩十八首 番禺汪兆銘精衛

二十五年結婚紀念日賦示冰如

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當年百感并。志決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復信來生。頭顱似舊元非望。恩意如新不可名。好語相酬惟努力。人間憂患正縱橫。

太平角夜坐

近天風露自泠泠。波遠微光閃似螢。清絕玉簫聲裏月。萬山如睡一松醒。

斐然亭晚眺

蔚藍波染夕陽紅。天宇昭昭暮色融。海作衣裾山作帶。飄然我欲去乘風。

臥病青島。少瘵。試遊勞山。爲詩紀之，得如干首。

人亦勞勞似此山。卻慚偷得病餘閒。兩崖斧鑿痕如畫。珍重勞人汗點斑。

老槐深竹影交加。行到勞山道士家。舊事嬌兒能記得。雪中曾折耐冬花。  
滿山奇石鬱輪囷。水色清寒不受塵。自是老松先得地。也應留坐久行人。  
小叢薄豔自娟娟。日炙凝脂暖欲然。問得嘉名成一笑。鈴蘭斜插笠簷邊。  
太清宮接上清宮。瑩確纔令一徑通。誰使游人開倦眼。明霞洞口野花紅。  
兩峯缺處海天明。灼灼銀波媚晚晴。一片清音聽不斷。松風直下接濤聲。  
纍纍香粟晝垂金。簇簇高粱過一尋。農事漸閒蔬飯了。耦耕人坐綠榆陰。  
碧琉璃水接天長。翡翠屏風絢夕陽。左是山光右海色。中間花木蔭周行。  
華嚴寺口暮雲封。石徑幽幽萬竹中。忽地方庭如潑水。一輪明月御天風。  
樹老天清萬壑秋。片雲峯頂自悠悠。勞人亦解霜侵鬢。莫怪勞山易白頭。  
紫薇花發太平宮。語笑還登獅子峯。若說石頭似獅子。諸松一一似游龍。  
一亭遙出翠微顛。盡納煙波置檻前。日動光華霞散采。此時山水亦裴然。  
仰攀喬木俛幽宮。路轉千巖萬壑中。海闊天空歸一覽。始知人在最高峯。

葱蘢石帶青松色。磊落松含白石姿。兩是勞山奇絕處。海灘回首欲歸遲。  
出林澗水逝滔滔。我亦從茲泛去舫。纔得迎來又送往。勞勞終古太勞勞。

爰居閣詩五首

長樂梁鴻志兼異

辛巳元旦

不解春何力，茲辰意有加。與年增老醜。於世久聲牙。誰釀三年戰。全荒百姓家。  
官身知有愧。深坐對梅花。

沈劍知得董文敏寶鼎齋帖真蹟。吳湖帆以錢叔蓋爲沈鄭齋刻寶董室印歸之。  
余賦其事。兼示冠生。

華亭昔論書。傾倒沈民則。同時沈弘嘉。復摹戲鴻帖。後來鄭齋叟。書畫並漁獵。  
。作室號寶董。遠與寶鼎接。沈董眞通家。沈澹及累葉。劍知今鄭齋。傳印如傳  
法。鄭齋雖文士。舉世稱其俠。嘗歸小漚印。宛與湖帆合。君今懷二寶。藝舟此  
雙楫。儻枯五麓穎。虞永足可躡。我書本意造。見子慙且憚。試邀原正兄。共守

香光篋。

文敏嘗言。余以虞書意入永師。爲此一家筆法。若退穎滿五篋。未必不合符古。人云云。原正爲文敏從兄。董氏書法。肇自原正。劍知從兄冠生亦工書也。

翁松禪爲其妾陸氏題董文敏字册詩。中有世上公言讓綠衣句。譚瓶齋屬題。

何曾常熟讓華亭。同姓還疑字綠英。結習未忘真嗜在。護珠閣上證前生。董文敏妾字綠英。

亦姓陸。事之巧合如此。護珠閣文敏嘗攜姬妾登此。

瓶齋妙悟本由天。筆勢駸駸越兩禪。畫禪松禪。太息綠衣無覓處。談空說有不成眠。

余既序哲維聆風簾詩。黯然賦此。

故人碧血已三秋。劫罅餘生亦白頭。國隕不惟嫠可卹。巢傾眞見子同收。每從詩

事覘心迹。君有避弋冥禽憶可憐。欲話分金感已深。撫心知子幸能原諸句。皆爲余作。誰更郊行問首邱。羣墓葬雨花臺叢塚間。余兩往弔之。不能定其地也。

今日小文酬死友。應憐孑立看神州。

龍顧山房詩四首 閩縣郭則溪蟄雲

五月十四日夜與家人泛舟北渚

裏荷一飯足生涯。爲就涼燈喚櫂開。曲檻兜風清笑語。攢林吞月暗亭臺。遊人戀

晚知宵熱，稚子催歸道雨來。老作園官吾不厭。浮家猶傍五雲隈。

北渚月夜示同遊

勝遊有歲差。共泛纔幾客。搖搖迴忘歸。愛此湖月白。荷收波鏡張。柳翳山燈匿。  
。水天淡于禪。鉛露時一滴。歡華逐奔輪。夢去了無迹。淒然履霜琴。冰霰恐旋  
集。抗懷醒亦狂。顧影生爲戚。哦詩月又斜。此會政堪惜。

楊雪橋輓詩

三百年文獻。斯人詎可亡。收身成野史。完髮繫天綱。尙默初無隱。能貧底自傷。  
。似聞懷一鑑。頒祿典非常。

豈有班荀學。而君謬見期。衰遲才亦醜。世舊語疑私。家難疏吟盜。儒功識講帷。  
。九京逢盛李。感歎復何詞。

默園詩二首 閩縣黃懋謙默園

沈劍知兄以新購董文敏真蹟多種。爲余臨一長卷。賦此致謝。

諸城學董成高足。

劉文清謂包安吳曰。吾子論書。無不當者。何不  
一論老夫得失。安吳曰。尊書可謂華亭高足矣。

浪說新城是後身。

陳玉方  
侍郎。

時人稱爲華  
亭後身。

藝本難精宜習苦。貌先能肖始言神。千金斥產原從好。四世工書實種因。

。素壁張之藏復卷。恐穿戶限受君嗔。

### 階稚辛過甯

北書偶至輒軒眉。況有鸞輪萬里馳。殊惜遠來慳一面。所期重過聚些時。一二三儔  
侶望君久。八十聽強似此奇。每對穎濱念坡老。祇餘固叟識吾悲。年來與子孃相處  
念其令兄子晉

猶之對誰老而  
愴念夜起翁也。

### 獨抱廬詩三首 日本今關壽天彭

蟄雲先生有作。次韻以答。

山房相對思茫然。默數浮萍聚散年。帶雪金臺夕陽裏。驚寒白雁朔風前。往來我  
是海中客。談笑君如天上仙。行樂明春重有約。三瀛蘭棹載嬋妍。



鰲園清集。次黃君公渚見示詩韻。

仙樓笑拂舊題名。美酒千觴手自傾。欲挽時風起奎運。試迎海客結鷗盟。墨光搖壁龍蛇活。灑氣流空星月晴。席上諸賢凌小謝。梁園詠雪使人驚。此日雪不用蓬萊修鍊形。薜蘿來慰草堂靈。高情蓋世李懷麓。短褐論文謝四溟。久待天南洗兵馬。已看燕北燦文星。坐花醉月知非遠。柳色先春滿驛亭。

珍重閣詩六首 武進趙尊嶽叔雍

### 春朝聞角

釀得春陰作薄寒。中宵微覺練衾單。驚回一枕遊仙好。戍角初嚴入畫闌。漸開曙色層雲散。半墮銀蟾素水明。曉氣葱蘢花露重。不堪遙著斷腸聲。無情風送亂紅飛。歷歷流鶯繞曲隄。禁得柳花悠漾裏。平添薺粟小橋西。送盡繁華了卻春。江南繡野付煙塵。不知多少金閨淚。換取鳴笳賦曉巡。斷岸譙樓拾級登。熏風吹面倚鬢鬢。征人偶作刀環夢。哀吹嚴更不自勝。

鏡曲聲聲事可哀。征衣和血染埃塵。曲終應奏公無渡。殘骨緣知總劫灰。

巽堪詩二首 吳縣蔡晉鑪巽堪

次韻櫟寄元日書懷

獨局誰收劫後棋。青鸞望斷信音遲。病逢佳節難成醉。靜欲忘言祇益悲。觀面饒  
驚恒水皺。析骸甯恤宋城炊。新年我媿陳無已。兀坐官齋治亂絲。

暖律吹春恰未稠。寒花對客若爲愁。占豐屢畏含沙蜮。辟惡嚴防侵黍猴。豈有雲  
帆濟滄海。共誰玉笛按涼州。跨驢墜策知何日。莽莽煙塵一望收。

延嬉室詩三首 閩縣黃孝紆公啓

牽平道中

行色覘荒驛。熹光趁早暎。鳥喧山正睡。魚唼水猶煩。墟落初經燹。官途屢改轅。  
車中容續夢。亭午飯東屯。

佳山堂夜坐

相逢舊物樹輪囷。能共披星向水濱。竹檻涼生風面面。荷池影動月鱗鱗。林深易失藏山閣。石醜還驚犯夜人。跌坐嗒然吾喪我。霜鐘一杵憬前塵。

洪氏別業

十年塵土面。慚影向溪濱。秋色添紅棗。樓陰壓白蘋。水隨人閱世。山以我爲賓。暮角妨詩思。沈吟一字貧。

忍寒漫錄 七

籀公

武進沈生，以其先德子佩（昌字）先生所著泥雪堂詩詞鈔見贈。其詞有阮秋、草間、過江、錦瑟、轉蓬等五集，各自爲卷，共得一百十三首。仁和譚復堂（獻）先生，曾選入篋中詞續，又爲點定全集，附以短跋云：「子佩已矣！才高失職，侘僚不平，身世之故，託於倚聲，皆商音也」。清代常州詞派，自茗柯出而大啓門庭，作者輩出。子佩先生承其鄉先哲之餘緒，又值咸豐兵事，故多激昂慷慨之音。所謂一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者也。爰錄二首如下：

（醉太平）紫琅晚眺云：「一平沙遠洲，斜陽小樓。微茫一葉輕舟，到長江盡頭。鄉關早秋，江山暮愁。繁華轉瞬都休，只寒潮自流」。

（水調歌頭）自題燈昏酒醒圖四首之一云：「却坐黯無語，殘照閃虛幃。美人遺我長劍，云可斷相思。我試低頭拂拭，淬水蓮花盪盪，手滑不能持。恐作不平嘯，誤我少年時。遊仙夢，迷弱水，路遙遙。千秋萬歲魂魄，相見杳無期。纔聽杜鵑啼血，又見慈烏頭白，宛轉喚歸棲。君看酒襟上，都化淚痕滋」。

## 感時百詠

太倉汪會武君剛

二百餘年景運隆。梯航職貢萬方崇。甲申以後無完土。戊戌而還始變風。鑄鐵六州真是錯。掄才九品總成空。中原逐鹿何多事。浪說共和底大同。黃鶴樓頭望夕烽。倏然風虎與雲龍。彈丸零落心還壯。羽檄紛馳興倍濃。使節將軍賈餘勇。泛舟督部杳無蹤。燎原星火誰尸咎。應悔姚園一紙封。風鶴頻驚語幻咙。倉皇遣將控長江。明知却敵空城計。錯認驚人大樹幢。卿子冠軍庸有伍。議郎國士本無雙。巡行邏卒心何忍。灑盡無辜血滿腔。處堂燕雀正酣嬉。乳臭無知守舍兒。參預機謀杜如晦。商量薦辟賈捐之。引狼入室知爲患。縱虎歸山悔已遲。才略倘思多爾袞。興亡定許判妍媸。熒惑連宵入紫微。蜩螗國是已全非。東華痛哭陳情表。南內蠲輸挾纊衣。幾輩未聞籌蓋策。六軍不發誤戎機。相公跛躄閒無事。官制新更奏御扉。

醜毒無妨心自舒。黨牛怨李竟何如。虎耽有志更新室。狙擊無端中副車。誣罪復仇嗟似道。驕姿好逸笑劉胥。封還次輔通侯爵。博得謙冲衆口譽。

新市平林勢不孤。義旗遙指建南都。東鱗西爪容銜接。楚尾吳頭慣運輸。河上逍遙軍士戲。宮中涕泣洛神珠。我心匪石誰能轉。多少英雄敢捋鬚。

先進文明故事稽。高陽憲法竟訶詆。便宜早建常何議。奏疏曾看德秀題。倉卒道途何僕僕。從容帷幄故棲棲。爲移漢祚謀先定。大憝神姦燭照犀。

繽紛片紙下天街。民氣囂張願未諧。具有雄心爭角逐。苦無巧計費安排。劫宮堪引前車鑒。索璽終嫌大義乖。浪擲金錢供內應。早知常侍盡狼豺。

詔書罪己手親裁。已換人心去不回。九廟神靈增怨恫。三章約法費疑猜。牽衣涕泣辭宮出。敝屣尊榮下殿來。繼軌唐虞光史冊。築臺受禪莫遲徊。

鴻門往事可推循。載詠皇華遣使臣。絡繹萬言誇辯給。遨遊二帝笑逡巡。赭衣南粵頻存問。圖讖公孫孰贗眞。忽報赧王臺已築。歡欣洽比有東鄰。

勸進當年拾舊聞。而今齋表自成文。隨身匣劍光芒射。告廟鑪香馥郁焚。不信龍蟠與虎踞。自矜鶴立聳雞羣。鴻溝劃守尋常事。勝負由來未易分。

巢由讓德莫須論。北轍南轅計忽翻。孰使令言來犯闕。偏教干木避踰垣。狼烟次第驚三輔。鶴唳聯翩徧九門。飛絮落花爲甚事。祇因仙翮謝籠樊。

側席求賢詔量寬。瓊樓玉宇不勝寒。典章文物因周禮。縞帶緇衣法漢官。符命揚雄傳穢史。慈明荀爽罄忠肝。景升兒子眞豚犬。論定何須待蓋棺。

休談宰相濟時艱。鐘鼎旂常一例刪。述古儒宗徒蘊藉。無才老子本癡頑。觚稜光澹難回首。丑座聲呼頓改顏。只爲私恩害公義。親臣休戚不相關。

侍中僕射姓名傳。政事堂開進衆賢。河北蠟丸兵十萬。座中珠履客三千。白宮依樣開新府。玉歷歸餘憶舊年。試取武成二三策。千秋公論總無偏。

雞鳴狗盜競喧囂。憂患紛乘恨未銷。聶政才能嚴子售。宗資畫諾郡人謠。鈎心漫詡棋先着。折足徒傷鼎莫調。猜忌飲醜人負我。北門管鑰本無聊。

壁壘重新拂羽旂。安排後勁與前茅。已經布陣開棋局。安用磨錢擲卦爻。泄柳閉門終不納。東方枵腹爲誰教。棘門霸上眞兒戲。餘子生成是斗筲。

時艱無補目空蒿。信口炎炎興自豪。莫楚朝秦誇辨士。危冠短綬盡英髦。招搖燕市千人指。聲價龍門十倍高。已被牢籠猶攘臂。官私鼓吹不辭勞。

奇聞揮出魯陽戈。溢浦無端又起波。盆子野心爭楚漢。將軍豪氣作山河。已成破竹堪乘勢。不信分符竟伏魔。劣虎優龍定成敗。中原還是仗廉頗。

喪禮三年子服麻。遯金元尙未曾差。時人停殯眞卿効。國俗無憂克遜嗟。自昔從戎猶墨經。而今繫臂只烏紗。建言復古徒抒憤。欲正人心且莫誇。

豈望中興夏少康。女中堯舜本非常。親蠶幸繭成春夢。跨鳳驂鸞返帝鄉。頓使水晶宮冷落。漫云衣帶詔荒唐。工於積毒能成藥。崔子无須肘後方。

服色何妨代易更。累朝興革自分明。短衣競效胡人服。飛翮還思漢代纓。斷髮文身風俗變。裂冠毀冕我心驚。千年禮教終難滅。相忍無須惡指楹。



庠序淪亡失典型。侈談日月聚文星。鳴臬也許混鸞鳳。清濁安能分渭涇。萬世綱常甘自棄。六經文字苦無靈。青牛白鹿空懷想。木鐸何人喚世醒。

絕源新莽有師承。投閣緣何病未能。黨籍不聞開鄭俠。居停詎許免王曾。須防宿鳥輕逃弋。肯縱強魚健脫罾。罪首功魁渾莫辨。是非千古本無憑。

避暑山莊快勝游。竊藏祇爲稻梁謀。緘膝肩鑰終何用。揭篋擔囊任所求。鉅野澤中推巨擘。豎頭須許與同儔。九朝列祖英靈在。也悔當年次第收。

第一名流筮盍簪。阜財解慄五絃琴。桑兒平準言訾粟。嵇阮交情利斷金。一旦斧柯容假手。二人蘭臭訂同心。如何昏莫來爭奪。清夜應知愧影衾。

巍巍天地久相參。泗水汪洋聖澤覃。旨酒絜粢釐莫祝。練時涓日典會諳。袞衣黼黻文章九。雅樂和平陟降三。縱使類禋虔祀事。升堂俛仰究懷慙。

從來計吏重清廉。開國全憑約束嚴。爲有亭平尊法律。故將貪鄙痛鍼砭。老慵未許貪泉飲。功狗能無織芥嫌。烏盡弓藏稽古語。雷霆號令聳觀瞻。

年來世味辨酸鹹。願效金人口欲緘。笑我抽絲蠶自縛。看他舐鼎犬偏饒。漫天雲霧昏難破。徧地萑苻蔓不芟。野史敢誇元好問。祇留詩草蠹雲函。以上辛壬癸甲紀事用上下平韻三十首

#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梅龕詞四首 江陰夏孫桐閣枝

鷓鴣天

黃公渚翹厂乙稿題辭

唱徧瀟瀟暮雨詞。吳宮花草不堪思。懷湘屈賈同千古。入洛機雲又一時。工感  
慨。耐禁持。看看風水皺春池。千桑萬海人間世。同向天涯話鬢絲。

小重山令

黃君坦天風海濤樓圖

樓在青島爲先德  
避地栖隱所築

聞說桃源不避秦。依依南鴈侶。盡愁人。一樓高納海天雲。思先澤。薇蕨尙留春  
山舊劫灰新。蓬萊清淺水。又逡巡。九州何日澹烟塵。金臺側。還弔望諸君

玉樓春

梨花用歐陽炯體

落盡桃緋飄柳線。只覺春游心意嬾。小園昨夜又東風。花事棠梨開別館。玉燕交飛簾乍捲。夕照餘紅渾不掩。一庭香雪悄無人。啼到杜鵑春已晚。

瑞鶴仙

吳興姚亶素。爲王半唐姻舊。亂後復僑居吳門。以填詞圖徵題。並寄示近作。倚此奉報。

劫灰吟未了。正庾郎蕭瑟。江關秋老。寒枝夜烏繞。况相逢南鴈。訴將懷抱。風烟坐嘯。滿奚囊愁縑恨草。盼春回節物關情。漫惜凍杯傾倒。聞道承平追溯。四印高齋。擘宮攜藻。音沉韻杳。黃壚畔。記會到。話春明前事。荒駝殘陌。憑續夢餘後稟。怕聽它、暮雨吳謳。斷腸苦調。

樂靜詞四首 德清俞陸雲階青

清平樂

沙沈萬劫。忍向胡僧說。虜覆虞亡同一轍。枉灑玄黃戰血。伏波銅柱摩空。天山衛霍銘功。博取數行殘拓。誤他多少英雄。

徵招

游靈谷寺。訪誌公道場。屢經劫火。僅餘小殿三楹。林陰憩坐。望鐘山孝陵。

空山黃葉蕭梁寺。遺蹤井闌憑弔。寺與天監井闌。皆梁代遺迹。春色自年年。又梅花開了。寺外梅花甚盛。

樓臺新到眼。應不值高僧一笑。比鄰臺榭。皆寺中故址。佛火青寒。雲廊深鎖。鐘魚靜悄。

卅載此重來。人何似。悠然鶴歸華表。王氣望鍾陵。只愁雲低繞。江山空百戰。歎帝業終銷荒草。更誰是絮酒芒鞋。哭西風殘照。感顧亭林事。

甘州

白塔登眺

今詞林

試招來遼鶴下空冥。回首舊瑤京。看九衢車馬。物態全更。淒絕梁園  
詞筆。霜雪老枚生。且酌花前酒。一醉無名。浩蕩風輪火劫。掃霸圖王迹。瞥  
眼消沈。憶鈞天殘夢。猶及見承平。聽隔座嬉春絃管。到愁邊都作斷腸聲。憑闌  
望。繞城山色。冷碧無情。

賀新郎

湖樓春望，與枝頭雙燕相對久之。

誰解傷春語。傍湖陰斷無人處。翠襟倦舞。眼底樓臺金粉影。多少楚蘋謝絮。卻  
容易斜陽收去。蝶板鶯簧都換了。奈紅絲自縛相思縷。尋夢影。定何許。風波  
遼海迷歸路。向頽唐蘭成殘客。商量去住。誰信疏槐門巷冷。費盡銜泥辛苦。忍  
重問鉤簾俊侶。同在天涯相勸慰。儘纏綿祇是風萍聚。再覩爾。認休誤。

詞盒詞二首 閩縣林葆恆子有

漢宮春

放翁生日

羽箭雕弓。記錦江裘馬。驅使青春。回思爾時意氣。壓盡羣倫。年華老去。向鏡湖做個閒人。惆悵甚。橋波綠處。沈園黯自銷魂。誰料月泉社侶。趁好天良夜。還禮吟身。千年重逢攬揆。如接清芬。蘭亭禹廟。歎今日猶溷兵塵。休更說。中原北定。感時一樣沾巾。

中興樂

坡公生日

十年津社集冠裳。華鐙記奠瓊漿。鶴飛一曲。會譜伊涼。戊辰天津詞社。曾以此命題。限瑞鶴仙調。如將追跡翁王。覃谿漁洋。均有東坡生日詩。幾星霜。勝儔俊侶。風流雲散。各自他鄉。今宵重復薦心香。已非昔日時光。雪堂儻耳。強半滄桑。問誰能酌椒觴。細思量。命宮磨蝎。遐荒流竄。猶是時康。

爰居閣詞一首 長樂梁鴻志衆異

木蘭花慢

依韻和援道悼亡

流光眞迅羽。正霜夜。折哀絃。有驛路殘蟬。江皋隕葉。悽繞吟鞭。人間。夢緣恨短。臙絨愁和淚送中年。何處敲翹委珮。惱人禪榻茶煙。依然。花映鬢雲偏。餘朵在寒氈。伴短後詞人。歌成楚些。寫入毫顛。郊原。綠蕪漸老。怕魂歸不辨舊家園。憑取幽單萬感。喚來枕畔燈前。

凝碧餘音四首 北京溥儒心畵

玉樓春

昆明湖作

霓旌鳳輦長河路。轉眼浮雲迷故處。離宮玉殿碧天秋。舊苑碑亭黃葉雨。湖光樹色多清苦。照盡垂楊千萬縷。當年阿監已無人。祇有青山朝復暮。

巫山一片雲



夏日湖上

水殿雲光淨。蕭條太液風。鏡中愁絕采芙蓉。冷落怨殘紅。翠蓋搖明月。餘香散碧空。宮娥無復捲簾櫳。玉露滴梧桐。

唐多令

玉泉山下泛舟

楊柳繞芳洲。寒沙帶月流。到江南楚尾吳頭。多少樓臺明鏡裏。渾不似。漢宮秋。  
。 嬾上木蘭舟。烟花異舊遊。對湖山處處堪愁。滿目新亭無限恨。東去水。幾時休。

鬪莎行

白玉樓臺。碧雲津渡。當年歌舞歡無數。江山一夜變滄桑。蓬瀛水淺烟波路。  
金闕依然。千門如故。鼎湖弓劍歸何處。不堪東望望春宮。望春今日春光去。

柳谿長短句四首 雙流向迪琮仲堅

雨中花

餘寒料峭。小雨廉纖。冥坐空齋。愁緒紆結。依梅谿體成此解。

細柳舒眉桃破吻。近清明、峭寒猶緊。寂寞園林。蕭條庭院。知到幾番花信。十載文園驚瘦損、忍伶俜、一枝難穩。海內風塵。天涯涕淚。愁換舊時青鬢。

前調

晴暉送煖。桃杏齊花。信步芳園。悄然成詠。再疊前韻。

桃杏當春舒笑吻。絢繁紅、催花風緊。霧裏尋芳。愁中選夢。暗負江南潮信。戊馬三年顛頓損。甚棲香、燕巢還穩。蠟淚空垂。鷓絃倦理。青鏡但餘星鬢。

倦尋芳

戊笳送暝。宮燭分煙。人臥孤館。倦客天涯。長是笑慵歌懶。南去書鴻猶未返。

東歸梁燕還重見。悄房櫺。又酸風四起。暗塵吹滿。

沾上入春以來。十日九風。塵沙蔽天。行者裹足。

念往

日錫簫聲裏。羅綺嬌春。蘭麝迷鞦。十日晴雲。狂殺五陵游伴。芳景空隨流水逝

• 華年偏逐驚烽換。掩重門。黯銷凝、看花心眼。

行香子

無盡烽煙。未了塵緣。過玄都、葵麥依然。南雲迢遞。緘札還慳。甚夢時稀。別時易。見時難。鑑鸞倦舞。箏雁慵彈。掩重簾，不耐春寒。愁心夜夜。知落誰邊。但錦江雲。洞庭月。薊門山。

茄庵詞二首 九江呂傳元貞白

月當廳

秋夜大風雨中。寄答忍寒。

極目望阻雲涯路。瀟疏苦雨。天醉沈沈。叵耐淺寒今夕。欲透吳襟。猶有故人念遠。寄蠻箋、慰我抵南金。肯相問、危樓燈火。兩地更深。江湖浩蕩歸何處。奈年年、客愁依舊侵尋。咽耳冷風偏警。萬疊湘音。休管眼前幾悲感。短歌珍重莫閒吟。待覓取、尊邊墜緒。濁酒堪斟。

鷓鴣天

宛春蒙庵。邀客作東坡生日詞會。蒙庵拈調醉翁操。索同作。愧未能也。  
戲拈小令。賦眎蒙庵。

瀟洒仙翁意可師。銅琶鐵板按新詞。千年法曲留餘響。此夜天風欲下時。瞻畫  
像。撚吟髭。安排其一酒盈卮。元龍豪氣層樓上。正欲高歌解客頤。

桐桂軒詞四首 巢縣胡子敬

陌上花

遊兆豐公園有感

閒門寂寂。芳菲時節。病懷偏嬾。強起尋春。來聽芳園鶯燕。千紅萬紫渾無賴。  
轉綠迴黃誰管。倚危闌指點。故山雲樹。夕陽淒戀。滿羅襟淚漬。嬌花寵柳。  
到眼都成新怨。錦樣繁華。早被玉簫吹斷。俊遊不識東風惡。爭踏香塵紅軟。且  
歸來閉戶。消磨還向。藥爐經卷。

高陽臺

李丈拔可家。優鉢曇花放。於商師齋頭。睹其殘痕。師將爲花寫照。

香霧空濛。仙雲鬢鬢。瑤階清夜無塵。見說瓊英。霎時一現丰神。宵來怪底蟾華滿。是神光浮動乾坤。向華鬢。證取枯禪。認取靈根。拈花不禁沈吟絕。悵茗華玉冷。難返仙魂。非色非空。無端殘夢留痕。緣慳未帶看花眼。笑相思枉化秋雲。喜還看。筆底春生。丈室繽紛。

綺羅香

峭峭風寒。絲絲雨亂。春色不堪回顧。繡陌香阡。見說落紅無數。怨樓高遮斷浮雲。悵天末目迷芳樹。任銅仙細話淒涼。蓬萊清淺渺歸路。新亭無灑淚處。雙燕飛來。難認舊時簾戶。草長鶯啼。誰把繁華輕誤。歎飄零金粉南朝。倚殘照亂山無主。算別來幾日江南。又銷魂一度。

臨江仙

細細疏燈人不寐。雙眸長是清醒。悶來哀怨總無名。伶俜十年事。忍淚了今生。  
可奈閒愁侵病肺。膏肓難覓葠苓。多情諱說說無情。怪他孤月影。徹夜向誰明。

更正

本刊第四號今詞林內。小蘋花館詞之作者林霜杰先生。名馱楨。誤作貞馱。特爲更正。

又吳眉孫先生之放翁生日木蘭花慢詞。誤奪迎神曲一首。補載如下。

萬千南渡恨。供酒鮓。譜神絃。歎詩興消磨。江天畫角。蜀道絲鞭。臨安。再逢  
元夕。痛笙歌依舊太平年。贏得扁舟鑑曲。抵他繪像凌烟。頽然。祠祿主恩偏  
。老學愛青氈。對書巢夜燭。呼兒開卷。霜髮盈顛。平原。醉心富貴。惜歸耕枉  
與記南園。試看山河半壁。料應流涕尊前。

重編海日樓詩卷三

丙辰丁巳戊午

嘉興沈會植子培

新春和若海韻

黃牛白腹五銖復莫遣縱橫誤子陽鐵總聚州愁再錯繩能繫日更加長卽看晦朔王春在  
會有旌旗漢幟揚一字金輪神呪在復哉敬舉使君觴

再和若海

老愧黎村說夢婆還從江上皺春波書桃符合迎餘慶賣栗兒猶感李和冢骨豈能驕魯國  
舌城翻自厭齊多稍欣穀日佳光景爲祝天田樂世歌  
未便桃花更問津道人自署葛天民奇踪五百疑仙壽法界三千住定身世界還催塵劫劫  
卮言妙出日新新憑君一舉王周義喚起人間懵懂春

簡若海

春色來天地春心竊若何且迴催拍笛重按緩聲歌果熟時當惜枝披語未訛新陽風日美  
步履趁相過

壽吳仲懌侍郎

一老婆娑北海上錯刀書寄過江來舊人坐有叔然對檢封字遺張融猜天地蒼茫黃髮在  
髦期稱道碧矚開南華爲想逍遙意美意延年踵息迴

寄伯巖

吟懷祇在夕陽西六代河山旅逸栖詩到杜陵身更瘦墩尋謝傅屐頻攜滄桑再見千年變  
菩薩難將一味齊春水方生催返棹卮言來與和天倪

一山錄示近詩和其一章

蕭撼荒林鳥不栖報恩經字閣金泥仙人道忍鴝鷓餓公子魂歸野豕啼觀化有來同腐爛  
清談相謂食蒸梨海翁無復窮愁志賸共滄江老祝鷄

和甸丞香巖庵落成詩韻



香巖相待假非少亦非多深谷卽高岸平池生細波中孚巡卦氣安樂奠行窩正恐吳兒覺  
神仙說李阿

題畫

落木無邊天地閉山人原是在山清詩開閒氣中興始畫入離騷邃古情人物眇然長太息  
漁樵幸自可憐生太冬時節千山睡淨眼偏從子半明

滄海君從物外求空行仙入定中收悲歌有客過燕趙豎子誰曾見項劉老去身隨黃石化  
山中歲見紫芝秋筆端政與媧皇補肯作殘山剩水休

與子披圖盡掃除王翬黃鼎莫拘墟有心松柏惟孤直無悶乾坤入閻虛破墨幾回添幹筆  
禿豪誰道不中書無波遠水無人路政是迂倪得意初

臥遊十日對孱顏題罷摩挲未忍還荷擔去移王屋石結廬常見義熙山荔阿若有人含睇  
蓀壁遙知客掩關一棹扁舟歸底處客星祇在雪溪灣

題畫

略與渲丹碧蕭然脫町畦生涯依片石側逕眩千蹊鶴返遼城語鵲聞蜀客啼  
弁州在何許  
經說大荒西

陳庸庵丙戌同年雅集圖

開國龍興第一科金輪甲子四週過杏園舊侶圖重畫桑海心情水不波  
寶祐錄知傳後代  
貞元士對作悲歌眼中蠻觸年年去收淚新亭意若何

潘若海水部挽詩

百身誰贖痛殲良溟海沈沈震夜光化去定知雷拔木病來渾箇羯排牆  
新春憤與詩篇積  
出戶人隨履跡亡別太怱怱言未盡知君留恨闕黃腸

非相蘭陵定不疑深叢兀傲凜孤羆甯知食肉侯封骨歛聽招魂帝告辭  
死睫尙棲焚冒淚  
靈戈終返魯陽曦平生捫蝨雄談地日薄西山黯獨悲

此夕

此夕復何夕黃天別有天山今成濯濯國豈號蠕蠕南徼程生馬東川客拜鵲  
老鴉吹碧火

散作萬燈燃

彊邨六十壽詩

天地邈無際斯人勞遠行聊爲斗酒祝如紀客郵程晚歲耽詞隱秋懷憶玉京荆駝隨夢盡  
還見薊先生

題曾節母柏石圖

石骨不可磷松心有來直蒼然黯然姿萬象悶幽默正命在荒阿生涯樂冰雪後有文字祥  
無忘歲寒色

丙辰歲重陽日同人集於寓樓完巢病起攜示新作卽和其韻

樽酒蕭然重九節衣冠還是永嘉人惠州白髮常相對鄴縣菊花無數新萬樹秋聲起哀壑  
九州戰血汗名身黃齋可許消灰劫玉冊何年錄種民

依舊諸公設茗年育長癡是有情然孤懷正與三君契孝行終期五世綿示疾維摩眞性見

傷時成相少歌編從君更著清狂去不礙天全與酒全

頤聯鑿括  
病中語

三車辛苦判牛羊，穉穉頻年選佛場。秋與月輪俱遍滿，夢隨宵漏極舒長。騷人自昔稱今種，畫史相逢識古狂。羸老更無橫草地，空持禮論弔童殤。

海雲低壓不成颺，歷歷星榆入望遙。閣夜幾回朝斗極，心書萬古在雲霄。掃除金屑開天眼，溫養丹爐長藥苗。松柏有心能化石，肯同蒲柳望秋凋。難得清涼閱念天，霜郊健鶻不空拳。年疑暗九兼明九，界縮中千入小千。日月依辰同俗愛，君親有願不唐捐。老僧怕說黃花句，一舉依然落有邊。

書一山冊子

華亭吾故縣，未肯勿流人。劫後山河在，歌邊爾汝新。野留漁父簷，潮應月娥輪。悵望都臺浦，誰家舊釣綸。

客子愁觀海，漁郎舊避秦。當頭圓月近，至日憲書陳。夢錄須元老，仙緣負季真。鋤頭休放下，長奉洞山臣。

東父歌誰解，南公識不忘。藥成言月兔，箭勁對天狼。仙奉三元籙，秋高萬馬霜。金神圖畫在，

羽獵肅翱翔

寒日

寒日亦不薄清江爾許長餘霞延暮氣側影閃波光  
恭子通天表泉明辟穀方老身多涕淚誰敢怨蒼蒼

夜坐

十日弦餘月孤標世外身海樓含蜃氣鐵雨泣鮫民  
天地成駢拇姪娥役鬼薪老來枯骨眼無復淚霑巾

寒柝

寒郊如大漠響柝入空冥衣褐勞人計山河靜夜聲  
有來心自謫直下意難平作作星芒動諸天努眼睛

雪意

玄雲知雪意寒色掩衡門海樹綠常在故心人不存有  
懷期後世端策筮游魂萬歲虞翻宅

神仙得更論

林色

寒林蒼晚色親見李咸熙山水純全在衣冠賞會疑藝成應有道心達定無師異世王摩詰  
雲烟起墨池

積畚觀察以所藏常醜奴墓志索題此志平生凡再見皆羽琤山館物也覃溪極稱此  
書爲歐法今拓泐淺無以證之意世間尙當有精拓本

蘇齋苦憶劉珉跡似人而喜托隨石可憐澹墨本蒼茫向背頻煩審戈策羽琤山中寶墨香  
復有恨子書踰跟老夫無復論書楫勉與僧權署末行

趙文敏書天台賦卷

天台山古誰所開仙耶釋耶紛誕詠五百大神昔焉宅五百應真後方墨跡作茲後來上真卿治

應上台桐柏控鶴仙遐墨跡作年荒哉太極左仙演靈寶上清玉平天昭回卅六洞猶墨跡作如廿四化

巴西祭酒經多發墨跡作江東恢興公此賦一字無墨跡作絕不道定知鬼道墨跡作固知經教初孳芟楊許靈期書未

布三洞未有珠囊材吳興昔墨跡作早會受洞訣劉真人傳紫陽推莊書此賦詎無意玉京洞寄

仙都墨跡作游仙懷皇慶二年公六十義獻晚學元常賅茲書猶存墨跡作承思陵體雍容緩步紆層臺

固應石經傳墨跡作詔楷法仙源摹襲從墨跡作做基童孩岷崙琵琶積墨跡作手習在鍾儀南冠墨跡作莊鳥越吟土

風猜時時老筆一蹉跌得非佛鬱墨跡作佛鬱正恐逢三乖海日樓中寒日曛墨跡作短鬱陶心與風輪頽

青鞋布襪墨跡作攀藟指那無分躡躑局此蠻江墨跡作波濤隈聊將書跡墨跡作餐墨華寄山思病眼多眇勞摩

接眞手書歟揜錄哈望影了付通明裁

### 樊山寄詩相訊和韻答之

騎馬南池到北池官槐苑柳記前枝春明老有殘餘夢錦段遺看往復絲過去身留長駐景  
未緘書後續題詩磨人剩墨今無幾報與河汾老友知

晏坐香銷柏子烟夢中相見話鈞天誰參北秀南侏句已過明昌大定年十月菊花非市種

滬上菊至十月盛開而蠟梅已發一枝梅在說叢篇說者謂梅郎戲劇皆君潤色知君此夕應思我寫寄詩憑過海船

前章二三韻誤押更和二首

經諷通玄集又玄徑疑身到上皇年三山爲約中仙侶萬古潛通小有天病榻醫來論服散  
詩題客與補亡篇三年來詩多散失友人頗有爲蒐比者布毛吹起渾無事一拓秋江上水船

齊州九點澹於烟相憶今年倍舊年鹿躑有情能縮地鷓冠何用強知天來應得得酬詩句  
草不怱怱報史篇已辦新霧重碧酒待君同上總宜船

前稿幾失去覓得之已醉司命日矣復題二首

司命升隨爨清烟離懷超忽已三年吾廬治有太清境他化居宜自在天上士勤行忘吟道  
中興閒氣入新篇喁于集是松陵集爲乞題詞付願船

十日堅冰漲墨池苔梅凍後健南枝權輿父作瓜廬長老禿翁垂雪鬢絲妙相不來還不去  
枯腸無韻卽無詩橋亭卯酒春先到得句須教夢得知

寄叔言

近局忽不樂遠思杳無端衰年性多反觸緒成悲歎雲海渺千里願言矢柔翰今年冰雪積



溫室無餘糶暑極寒必酷反覆如循環因茲窮理與定率誰能刊剝盡卦爲復紀窮建於元  
積憂成解脫去病欣輕安政爾意外勝得之自艱難願君新歲樂味此勞人言

茂陵玉經箱忽在洛陽市頭白冉登郎實涕識往事三災及梵天人間復何齒蒼涼壯月序  
易安老居士抱璞泣荆岑楓林喟凋瘁聚散理之常傷心印珍祕賴君百縑酬及時一壺濟  
貪賈睨之笑甯知大人意平生耆舊傳晚歲滄桑淚尺素識深懷綿綿記心史

親者能使疏疏者不復親蒼蠅點黑白周道生荆榛金石誠可開物情難具陳尙同墨家義  
絲染終悲辛疇昔識微論書之在帶紳如何忽遺忘心熱顏爲駢

山林往不反世語爲神仙神仙定復死不朽其薪傳濟物同乎德不違驗諸天孰與夸毗子  
王倪程後先辨士舌如劍揣喉談笑間所以赤松遊辟穀爲苟全往者候當復危能措諸安  
成功不可居懷若臨深淵慙彼羊裘客垂釣中興年咏懷觀累代心跡通蹄荃

雪宇萬塵淨山川見眞形羲皇逮魏晉傾耳同希聲坐想雪堂興東坡似淵明超超此元著  
會者鍾陵生離立君往參南宗證分明千秋在接席目擊傳心精妙蹟絡繹來豈有神驅呈

塊我守環堵北風振窗棧豐年良可瑞溝瘠嗟何拯倚伏未可量鑑虧怵其盈廢書遂忘且  
炯照寒燈青

夜

清江不波杳冥去斗柄插江夜嚮晨乾坤悶然無想定河山如夢再來身周天芒角動辰位  
落月蒼涼見故人六十八年彈指頃童心還與曙光新

丁巳元旦試筆題元朱玉摹唐人靈武勸進圖

丙辰除夕得此以爲卦象

天迴地轉中興圖披卷如聞萬歲呼國有君矣民徯蘇是曰天與人歸乎白雲在天白鶴趨

奇祥異瑞集徵應未若前後茲謹臆

墨跡作鼓

孝宣之孝史具疏禪位議在兵興初貴妃銜塊事

以寢馬鬼復有傳宣據

墨跡作俞

遮道留行曰天意分龍廢馬無踟躕靈武南樓涕欷歔復復指

期期不需前甲後甲六旬耳威聲已撼東西都唐家再造斯權輿趣取大物何言歟上箋裴

冕杜鴻漸授璽見素房瑄俱圖中班聯雜父老太子有蹙顏非愉不得已懷畫史喻鄴侯表

意同樓樓圖後亭池大官廚馮闌

墨跡作檻

有美容莊姝固知少遊供張盛寶鞍良娣初安居天

生民而立之君王在春秋帝典謨孰非尊號克戡亂戲論我不馮新書涪皤詩襲小宋餘次

山頌美無墨跡作非加諸拾遺洗兵有正議墨跡作義今周後漢昌于胥及櫻桃薦遄歸歟中興新數年

疆梧肅宗至德元年丙申實天寶十五載也明年丁酉乃收京受册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亦作于丁酉

和留垞元旦試筆韻

六丁已紀從頭數大力星明祐自天天命二年威定三藩神武略康熙十年讌開千叟古稀年嘉慶二年

陽布令書監牧白水中興嗣武宣王度豈須天下跡官人先肄曲臺篇

正月十三日立春同人集海日樓寓齋分韻得新字

積瘁瘳思舊履端耿懷新順中觀破立反類占圓神觴豆有娛樂句萌共茶申東風泛酒醴

北闕茲冠紳起奉萬年酬邈思千載人道情冲龕亂定命訐前民王謝豈無作張房自相親

永言圖象表仰矚蒼龍辰維斗古不忒載陽鶯庶聞鬼神壹來告喙合思緝緝病山寫示此詩屢見鶯字

書洋紙上

掠賸爲神使尋香卽鬼塗我春成夙昔世語一嗚呼厚地理憂劇悲歌送老須祇應成兀坐  
相對兩无姑

鸞咬和韻

明月清風孰主賓寶樓閣湧海霞新眞言喜仰光明集化土超然受用身雁過長空無跡相  
龍吟枯木著精神宗風教相憑參會直下還酬淨信因

餘氣

餘氣尸居若有人東風解凍一頻申朽株潤有蒸成菌焦尾材爲爨後薪司馬坐忘甯假論  
阿難起舞了無因朱霞天半須臾影莫向空居問幻眞

胡惜仲唐人寫經卷若海所贈也屬題其後

北風振戶霜在瓦東方一士今何之詩好甯無鄭箋作琴亡會有伯喈知

爲轉光明梵唄書晴窗淚溢玉蟾蜍人間豈有藏刀地化作長虹合太虛

若海去年正月詒余三詩其首句曰藏刀原甚

善

# 大鶴山房未刊詞

高密鄭文焯叔問

叔問先生。以貴介公子。僑居吳下。專治倚聲之業。爲清季詞學宗師。先後刻有瘦碧詞二卷。冷紅詞四卷。比竹餘音四卷。樵風樂府八卷。茗雅餘集一卷。原稿歸吳興劉氏嘉業堂。經典刊本比勘。多所刪落。其中不少佳詞。當託滬友彙錄一通。以備異時補刻焉。辛巳季春，龍沐勛附識。

## 塞孤

纖纖琴

泛零弦怨入江南。鳩。滿地春魂如雪。喚徧瘦吟樓上月。寒玉碎。焦紋疊。殘夢度斷腸聲。纖爪印相思血。墮風流名字淒裂。休誤寡女絲。可憶王孫玦。自古蛾眉奇絕。福慧長因才豔折。三尺影。三尺影三字叔問自以爲未愜圈去而未改正何堪說。呼不起鏡中春。愁莫撫花間闕。但哀鴻夜雨孤咽。

浣谿沙

聞半塘將有白門之行。賦此却寄。時旅滬瀆。

並枕看山夢熟行。五風信裏五湖盟。怕聞孤雁過江聲。問訊半塘橋下水。解留吟權更多情。冷楓漁火認初程。

蘭陵王

中實同年自龍州罷官還湘。道滬上。出示去秋見懷詞翰。感時傷別。率和以答之。

亂峯直。一片歸雲送碧。一作雁行直分淞南路。中有斷魂。只欠并刀剪愁色。吳鷗

話海國。應識狂歌楚客。登臨晚。重展舊遊。吟袖弓腰恨盈尺。一作贏得腰圍瘦盈尺紅樓

夢無迹。憶粉泣金尊。香冷瑤席。一官羞作嗟來食。空兩袖寒翠。半囊游草。看山行盡四百驛。渺歸思雲北。孤惻。旅懷積。念嶺桂佳留。沉芷幽寂。蠻江豆蔻情何極。但恨滿騷佩。愴餘桓笛。哀時殘淚。抵海水數點滴。

漁家傲

記采石芝題夢處。高雲大鶴追仙步。一作虎山橋  
下游蓬路欲向漁樵商去住。狂名誤。江關投  
老還詞賦。抵掌朱門虛玉麈。平戎有策無人付。悔不浮尊江海去。煙蓑具。狂  
歌揮袖千山暮。

浣溪沙

甲辰中秋後二日，連雨乍晴。放舟石湖。觀越城橋下串月。

黃葉人家問范村。數峯晴漾半湖雲。長橋斜月碧鱗鱗。一作玻璃碧  
碎湧冰輪一曲蘭橈新水  
調。幾灣淺戶舊煙痕。無簫何處喚銷魂。

憶摘花枝覩細腰。鈿筐珠淚黯紅飄。水寒煙淡夢迢迢。滿鴨濃薰花裏睡。一螺  
愁黛鏡中銷。更扶殘醉虎山橋。

誰語湘春夜月絃。紅兒舊曲最堪憐。今宵風物十年前。秋水有情都變酒。好山  
無處不移船。疏襟花露已涼天。

蘇臺柳枝

楊柳空垂舊苑陰。春風廊屨響沈沈。西施早識亡吳恨。博得君恩只捧心。  
秋老山荒劍氣沈。塔鈴暮雨喚登臨。水犀枉說三千利。不及宮娃鬥草心。  
木客悲吟亂石驚。菱娃清唱慢波橫。短簫吹冷斜陽市。銷盡英雄是此聲。

燕臺柳枝

湖光澄澹舊燕池。和水和煙染麴絲。一角西山殘照裏。玉樓簾影至今垂。  
夢蹋狂花度隴頭。長條無計繫蘭舟。東風綠老丹棱泔。一夜萍浮滿鏡愁。

如夢令

又是江城吹絮。春夢飄零如許。不恨逐東風。恨逐水流東去。無緒無緒。銷得一  
溪萍聚。

鷓鴣天

湖上青山山裏湖。竭來夢慣水雲呼。林泉引勝無生客。猿鳥知名尙故吾。  
淹晚



景。恣清娛。官城梅譜范家摹。待看杖履春風到。補著西崦載雪圖。

鷓鴣天

題顧雲壺泉石高寒畫幀

看盡江南畫裏山。畫山何似看山閒。只今零落丹青手。不得煙霞一駐顏。鷓鴣社  
夢。遶蒼巒。琅然秋至輟哀彈。臥披尺幅滄洲藁。忍見西風墨淚乾。

鷓鴣天

觀虛谷上人山水障子

連權曾尋西崦春。煙巒如畫景中人。請看一落丹青手。又道風光總逼真。真幻  
境。兩無因。人生萬事一微塵。何如物外餐霞客。自著空山清淨身。

鷓鴣天

竹橋橋南新營所住。答山中故人問。

玩世疏狂寄一閒。首句曾用入別詞未妨近市隱柴關。詩魂清到門前水。畫債高於屋後山。

憑翠物。洗蒼顏。庭陰滿種碧琅玕。收身早斷拏雲想。老計惟應是釣竿。

御街行

秋思和晁補之韻

迴闌一霎看花了。隨地歡情少。疏風零雨送殘尊。寒事漸催衰帽。不應腸斷。玉樓華月。空向江南老。故園歲晚孤鴻杳。狂夢愁難到。閉門醒眼亂山青。無奈夕陽時好。吳霜歸鬢。鏡中重見。贏得悲秋早。

鷓鴣天

題山水畫障

縹緲煙巒水墨皴。扁舟著我臥游身。即觀虛谷上人畫之首二句改語

江山一幅傷心稿。滿眼興亡畫裏人。即末二句改語

虞美人

昔竹山以聽雨賦情。少壯而老。境與年遷。人生哀樂。不過三十年惆悵地

耳。余僑吳既久。流競胥忘。爰依竹山詞格。託寄於看花云。  
少年驕馬尋春遠。徹骨紅香染。中年花似鏡中看。欲把一枝和淚摘應難。老來  
到眼花如霧。夢被繁華誤。江南二十七春風。可奈花開花落水流東。

感皇恩

丙午歲旦

鵲報雪檐晴。綺屏香度。擬寫梅花喜神譜。一宵尊酒。笑擁燈窗兒女。眼前誰守  
得年華住。老來倦聽。江城簫鼓。打疊尋芳趁湖艖。載將春色。歸補綠陰門戶  
。待招新社燕來胥宇。

水龍吟

研裘繡使歸自秦西。新春值其初度。賦此爲壽。

別來海國三秋。看君拂袖煙霄上。南雲孤秀。西溟一汲。金波如掌。犯斗迴查。  
支機載石。談瀛客壯。趁春燈春酒。江花江月。重相對狂歌放。猶憶五湖雪槳。

。水飛香夜同梅帳。而今夢換。三山碧霧。十洲銀浪。跨鶴仙才。釣鼈逸興。步  
虛歸唱。近蓬壺轉蕙光風。新染畫函英蕩。

江南春

和寇萊公

花澹沱。夢栖依。綠塵游騎散。紅雨亂鶯飛。江南已是無腸斷。何況傷春春又歸。

探芳信

新春人日。將買舟問梅西崦。江城雨雪。畏寒不出。既過鐙期。因循遊計  
。憶夢窗詞。雨聲樓閣春寒裏。寂寞收鐙後。此際此情。同一淒黯。次韻  
和之。

苦吟瘦。問虎山橋邊。花如人否。滯討春單舸。新愁漸疏酒。閉門殘雪燒燈夜。  
夢斷香消後。誤芳期暗雨銷凝。過雲占候。幽徑徧苔繡。記踢月長虹。一作鏡  
西闌

天如畫。幾度春陰。紅梢見。小梅豆。一作相思老來慳與看花眼。漫妒青青柳。倩

東風喚起雲窗睡。岫。一作欠烟痕澹

掃晴窗翠岫

### 鷓鴣天

滿眼傷心畫不成。書籤藥裏總牽情。尊前舊事春風影。絃上新愁夜雨聲。沈雁  
訊。冷鷗盟。幾人湖海說狂名。獨憐黃浦三年客。江月江花管送迎。

### 念奴嬌

吳皋聽雨。隱几衰燈。哀逝憂生。感音成詠。

舊遊雨絕。倩哀絃彈盡黃壚清淚。莫賦山丘零落恨。好傍要離眠地。懣夢龍蛇。  
踞關虎豹。歌哭消英氣。推煙唾月。放杯一笑何世。爲問遼鶴歸來。人民城郭  
。底用憂千歲。碧海紅桑能幾變。今古仙才空費。鏡裏年光。枕中游跡。老子婆

娑意。一峯頽玉。卷波花影扶醉。碧海三句一作鷄犬昇天  
漁樵爭席物外悠然會

### 與龍榆生言蔣鹿潭遺事

眉孫

榆生我兄有道撰席。昨書談黃婉君向陳百生再拜乞佳傳事。今日在老友秦嬰齋處。談水雲樓詞。因論及之。嬰齋云。宗序所謂乞佳傳事。蓋曲筆耳。初百生與鹿潭摯好。鹿潭既爲婉君而死。百生語婉君曰。君能以死殉鹿潭。我必爲君請旌表。時百生已入詞館。力固能辦此也。婉君既死。旌表事請而被駁。百生無以自踐其諾言。未幾出都。車行北道中。恆有旋風揚沙走其前。髣髴見婉君冤憤狀。倉皇抵家。自是棄官不復入都。蓋負疚於心也。宗序於旌表事難言之。故變其詞曰。婉君乞佳傳耳。嬰齋述耆舊傳聞如此。愚以爲請旌被駁。百生誠不自料。然當時胡竟於一弱女子。而責之一死。殊難索解。迨請旌不成。能如宗湘文之言。爲婉君作一佳傳。亦可自贖其愆。奈何並此無之。或者傳已作而文未流傳耶。憶宣統初年。東臺友人鄭君。曾取百生遺稿。於一小雜誌中陸續刊印以行。此雜誌久散失。不知百生遺稿中。有無涉及黃婉君事。鄭君久別。百生遺稿原本。今亦不可問矣。弟尤有感者。鹿潭之死。半爲婉君因貧而不安室處。半爲杜筱舫因貴而落漠故人。書冤仰藥。劇可憐傷。觀於靈櫬寄厝江陰蕭寺中。歷數十年。無人爲之舉葬。則當時筱舫所謂經紀其喪。其薄可想。翟公題門之語。孝標廣絕交之論。宜乎千載讀之猶有餘恨。

予前撰水雲樓詞解題。一時疏忽。誤以婉君向陳百生乞佳傳。屬諸鹿潭。頃得眉孫先生來書。言婉君死事甚悉。亟爲刊布。以誌吾過。且爲詞苑增一異聞焉。

龍沐勛附識

## 詞林近訊

### 蒼虬閣詩刊成

蕪水陳仁先（會壽）先生蒼虬閣詩，重刊行世，海內詩壇，想望已久。比得津友來訊，據稱已於旬日前，由北京文楷齋精工刻成，用郭葆昌特製解齋箋精印，每部成本約在十圓以上云。

### 今覺庵詩出版

至德周梅泉（達）先生，別號今覺庵主，以「郵票大王」見稱於世。其詩極為鄭蘇堪陳子言諸先生所贊賞。所著今覺庵詩四卷，聞已出版，有子言先生序，及蒼虬先生題簽。

### 遜齋樂府刊成

錢塘張孟劬（爾田）先生遜齋樂府二卷，前由龍榆生君代為校刻。以刻工家在揚州鄉間，程功甚緩，最近始全刊出。不日當將版片寄京，精校付印。其遜齋文存，亦由滬友吳眉孫（庠）陳柱尊（柱）呂貞白（傳元）諸先生出費，在吳門雕版，已成大半云。

### 宋詞三百首及彊邨語業修補重印

朱彊邨先生所選之宋詞三百首，為宋詞選本之最精者。欲習倚聲之學，允宜人手一編。而舊印本已

少流傳，學者引爲憾事。版片存姜文卿刻書處，頗有霉爛，頃已修補竣事，不久當與彊邨語業，重印出書云。

### 午社詞集出版

滬濱午社詞人，近多散處四方，所有社作，經彙刊成集，聞已出版云。

### 玉瀾詞社近訊

天津詞流，近有玉瀾詞社之集，當推楊味雲向仲堅兩先生，主持風會。社友有周維華（公阜）巢章甫諸君，頗極一時之盛云。

### 吳展齋病逝滬上

杭州吳董卿（用威）先生，別號展齋，爲詩壇名宿。今春以肋膜炎病逝滬上。聞其哲嗣孟節，方爲輯錄遺詩，將刊以行世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各方投稿。來稿須直寄本館，不經手加句讀。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概經預先聲明者外，無論載與否，概不退還。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來稿除圖畫、遺著、詩詞、通訊等，當酌贈本刊，不另致酬。外其長篇撰述及譯稿等，每千字當酬以五元至十元。潤資歌劇樂譜，另行酌定。來稿請寄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 每月二十日出版（零售每册五角）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預定辦法
五元	二元七角	國內
八元	四元	香港澳門
十元	五元二角	南洋歐美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五號

（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經理者 京報發行部

代售處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廣告刊例

頭等	優等	特等	等次
正文後	正文前	封面裏及底封面	地位
六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全面
卅二元	四十元	五十元	半面
十八元	廿五元	三十元	四分之一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京報發行部

新中印刷公司

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

同聲月刊社